

美國途徑

威爾基著
閻人俊譯

十月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央設計局
圖書

574.520
341



532

752.2
698

發行者小言

威爾基先生的「天下一家」，直到去年九月爲止，據發行人西蒙俠斯德的報告，已經銷行到三百萬冊，幾乎世界上的每一種文字都有譯本，地下活動區域的譯印數量還不計算在內。本社的中文譯本也已發行到四版，分得了這本時代偉著的一部分光榮。

這一位美國的也是世界的大政治家不幸於去年十月八日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曾著述一冊「天下一家」的姊妹作「美國的途徑」(An American Program)，現在也由本社譯出，呈獻到讀者的面前了。

「美國的途徑」裏面包含十篇文章，前七篇是作者對於當前的七個重要問題的看法，第八篇是前七篇的總論或縮影，最後兩篇是前七篇中兩個最重要問題的闡述。

讀者最好先讀第八篇，得全書一鳥瞰，再讀前七篇，分疏各問題的內含，然後以第九篇第十篇補充之，則全書精蘊瞭如指掌了。

美國
的
途
徑

574.5207

341

2

關於威爾基

威爾基先生出自印第安那州愛爾烏城之望族。其父曾任教師律師及法官，其母亦曾任教師。爲州中第一位女律師。威氏生於一八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有三兄弟兩姊妹，均於廣讀圖書及合理討論之空氣中生長成人。

威氏於十五歲時入印第安那大學，在校中對於傳統觀念頗表反抗。一九一三年畢業後入其父親之律師事務所工作，專替窮人辦理事件。旋在某中學任教歷史一學期，再回大學專攻法律，於一九一六年得法學士學位。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應徵入伍。一九一八年正月與印第安那州露須味之圖書館管理員韋女士結婚。嗣往法國參加戰役，但未及半月戰事告結，時威氏已升爲連長。

威氏歸國後，始在阿克蘭城操律師業，一九二九年赴紐約加入一與南部發展公司有關係之律師事務所，此公司在田納西州有廣大之發電權。羅斯福厲行新政後，將該州與其他六州毗連區中之建設收歸政府辦理，其時威氏已升爲該公司之經理，乃與政府力爭，結果雖歸失敗，但政府償還該公司之投資達七千八百六十萬元，比之原定者超過二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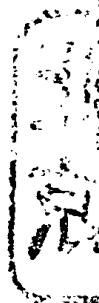


百萬。於是威氏之名第一次出現於各大報，成爲全國所注目之人物。

在羅斯福未上台前，威氏原爲民主黨黨員，曾於一九三二年投票推選羅氏爲總統，但一九三六年羅氏再度當選時，威氏卻未投票。一九三八年威氏改隸共和黨籍。一九四〇年該黨預推總統候補人參加競選時，決推威氏出馬。威氏周遊全國，向國人宣布其政見，轟動一時，結果得票爲歷屆共和黨候選總統之冠，計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萬票，但羅斯福所得之票竟達二千七百二十餘萬，以致失敗。然威氏之名已婦孺皆知。

一九四二年威氏應羅斯福之請，往非洲前線視察並訪問史達林及蔣委員長，乘巨型飛機繞全球一週，計程凡三萬一千英里，歷時僅四十九日（八月廿六至十月十四）。返國後寫成「天下一家」，銷數在國內達三百萬冊以上，譯成各國文字在各地出版者達數十種，有人譽爲二十世紀以來最爲人傳誦之書。其最大收穫爲使讀者深信：「今後的世界是整個的。」

在一九四四年大選以前，威氏應美國各大報之請，寫成短文七篇，內述七大問題之重要性及其與國內外局勢之影響。嗣將其中要點編爲共和黨政綱，打破歷屆各黨對政綱公布之模稜態度。惜在共和黨初選競爭時敗於杜威之手，因此所寫政綱未被黨員大會所採用。大會閉幕後，威氏將兩黨所宣佈之政綱加以嚴厲批評，在可利亞週報中發表兩文。



是年九月六日威氏患不消化症，入紐約醫院求治，不幸不治於十月八日去世。時適其子在海軍中服役任大西洋護航之責。直至其子奔喪返國後，方於十月十七日安葬。在舉行葬禮時，費蘭治牧師云：「他的墓表即在『整個的世界』中。」「他教我們以全球而不以全國爲念。他使我們的外交政策完全改觀。他對於民主政治的愛護與人民的信念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各報對他的蓋棺論定的頌揚真可謂生榮死哀：

「他是一個勇士也是一個忠友。在任何方面他的領袖道德與才能是無可非議的。他有遠大的目光，不受任何束縛。他認清要點，奮鬥到底。」……是紐約時報的評語。

「將軍的史家會稱威氏是美國人中對於此次大戰看得最清楚的一人。在美國未曾參戰以前，誰是友誰是敵，他已瞭如指掌……他亦看清誰是自由之友，誰是自由之敵。他還明白的說出來。這使到許多壞蛋恨他怕他，許多蠢才震驚。不過這是善意，開誠，清廉磨的好友。」是巴佛落郵報的話。

「威氏把美國舊有的信念與理想重建起來。他是使兩黨制度復興的主要分子。他使兩黨力量最重親勢均力敵。他使羅斯福與杜威在政綱中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幾乎一致。從百萬信徒中他的精神決定了美國在戰爭與和平中的責任。」——波特蘭州報。

「他的政治哲學恐將成爲今後許多年的模楷。他雖失敗，實在是勝利了，因爲他把共和黨復活了。一個陳舊的政黨變成爲一個近代的。」——聖路易全球報。

「四年以前威爾基和其他美國自由派相同：祇不過關心個人的公民自由。可是在他失敗後四年中，歷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生長起來。他環繞地球一週，發現了許多以前沒有感到的問題，在他的「天下一家」一書中把他的看法說明了……。在他的死的時候，他是美國人中最清楚最有力贊成國際合作和對黑人及其他美國的弱小民族應予以各種公民權利的。威爾基雖生於傳統式的家族，但能超出他的環境，友誼關係，歷史情性而成爲偉大人物，取得大眾的信仰。」——新共和週報。

最近常識雜誌十二月號中曾載費斯先生一文 (Luis Fischer, Last Talk With Wendell Willkie, Common Sense, Dec. '44)，內記他和威氏最後一次談話。這是去年八月三十號的事，剛好在他入醫院前一週。威氏對他說：「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們開始在戰後和平工作方面失敗。」他同意費斯的話：「我們不曾永在這方面失敗，直到戰後休養時期已過……我們必須計劃對和平工作作十年的奮鬥。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大可奮鬥到底。」威氏也贊成的說：「許多美國人會參加這神聖的奮鬥。我已注意到這羣人。……我們必須繼續奮鬥。這個奮鬥必須先有一遠大的展望。」這便是威爾基的遺囑！

關於本書的書評介紹

紐約時報在十月廿九號書評欄中對於本書有下列評論。

「作者是開關第二戰場的主張者，種族平等，對人以恕的創導人。在一九四〇年遠站在一般政客的前面使到他們在一九四四年不敢請他參加大會。……他在這本書裏有許許多多名言？」

他認為「共和黨應當無條件的贊成聯邦政府製定反人丁稅和反毆黑人的法律。」
現「憲法中並未規定有頭等和二等的公民。」他相信「假如美國繼續對於國內弱小民族
其中最高的是一千三白萬黑人——有所歧視，又焉能冀望世界上許多小國和種屬
「情我們所主張的真實，來參加為將來和平而召集的國際會議。」

他書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是：「我們的主權是拿來應用的而不是拿來囤積的。」他認為「我們的外交政策在今後百年將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假如善於解決，美國國內的問題

中央
圖書
社

也就迎刃而解了。」

……

他主張提高工資，有季節性的工作也全年有工資，這樣纔可以增加生產。在戰時如此。平時那有不能如此的？

……

這些話並沒有完全白講——許多已被競選者所採用。他相信「共和黨應有一個外交政策而繼續努力下去，把美國已失去的領導地位重新建立。」

……

有些人看了這本書也許會問：假如他不死，他將如何投票？他當然不會縮回去變成孤立主義者。他也不會參加那些怕事敷衍的一羣來自掘墳墓。他更不會請別人寬恕他，因為他是一個好的美國人。他也許會把一個有病態的政黨起死回生。不論他如何做，他一定做得很善意而為人稱道。這本書變成他的臨終贈言，是如何的可以寶貴。

前言

這本小冊子裏，頭七篇是關於我以為今日最重要問題的短文，全是我在共和民主兩黨舉行大會之前寫成的。很想用作拋磚引玉，鼓勵人們多多討論這些足以影響兩黨競選總統政綱的問題。當然，我對於共和黨的政綱格外關懷。我以為政黨的政綱，有時對某幾件事保持緘默，或對於某幾件事不憚再三說明，乃是最能表出黨之集體意志的工具。我們選舉領導我們的人，必須先知道他們的宗旨——這種需要，有史以來，當以今日為尤甚。

後來，我把這七篇短文的要點收集在一處，擬成了一個政綱草案；準備倘若有機會的話，我可以在芝加哥（兩黨舉行大會的地點）爲了我所抱的這些理想奮鬥。可是這個機會從沒有到臨。

柯里爾（Colliers）雜誌主編人要我將共和黨民主黨決定採用的兩個政綱拿來分析一下，予以批評。起初我着實有點躊躇。因爲木既已經成舟，事後批評能有甚麼好處！但

後來我發現成千萬有頭腦，肯用思想的男子婦女們，對於這兩個政綱是何等失望——我自己亦大爲失望——時，就看出至少關於兩個問題，我可以幫忙喚起輿論，不僅要明白要求總統候選人作明晰的陳述，亦要求副總統候選人，和國會代表候選人作同樣清晰的報告。不再像在芝加哥黨大會中的那樣規避真理，諉卸責任，令人譏笑。這兩個題目就是：我們在國際間的義務，和我們對弱小民族的态度。

競選愈進入劇烈階段，則開誠布公態度，直向前進的思想之重要性，亦愈爲明顯。僅備給與我們國際合作的形式，是不夠的。這種形式是海市蜃樓而已。真理給予我們和平的，乃是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關於更普遍性的世界安全，並附帶使占社會少數的弱者獲得公平待遇的諾言，倘若我們把解釋這種諾言，履行這些諾言的義務放在各個政府手中，則這些諾言永遠不能超越「紙上空言」的階段。

本人深信：一個被喚醒的，有生氣的輿論所能夠發生的影響，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是有估不勝估的價值的。所以我再說一遍：我們應趁着尙未爲晚的現在，要求那些願意作我們領袖的人對這些問題作有意義的申明。將來則繼續當心警惕，使我們的良德美意一一實現，而不至中途夭折。

因爲從我們對於國內占少數的弱小公民的態度上，和對國際間義務的態度上，均可看

出我們在國內國外是否真正誠懇，並有無能力與別的國家密切合作，以造成一個和平安
全的世界。

威爾基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五日

美國的途徑

第一章 聯邦政府的權限與各州主權

共和黨之成立，原是由於美國人民渴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以糾正「各州主權論」所帶來的種種使美國分裂削弱的不良影響。但到了一九四四年的現在，這同一共和黨反要遵循衆意，努力提倡「各州應有主權」的論調，——真可說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

當共和黨成立之初，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防制美國政治團結的分裂（註一），今天，我們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防制美國經濟與社會組織被各種互不相容的政權及勢力所分化。我們當初需要集中政權，是爲的要幫助美國成爲一個真正國家。我們現在仍需要集中政權，俾美國能在世界各民族中繼續存在並領導一切。

關於把政權集中在華府這一問題，我們已熱烈辯論過許多次了。每屆大選進行期間，照例總要把這件事重新提出辯論。遇着美國正與其他國家作戰時，則對此問題辯論尤爲熱烈。但今次美國朝野對此問題之特別關心並努力參加辯論，與往常不同。造成這現象

的原動力，不是通常的政治調度，亦不是聯邦政府掌握戰時大權而引起的種種脫節；而是起因於一些更遠大重要的事情。

我們目前現政府行使大權的專橫情形，不禁怒然心憂。全體政府官吏在行使政權上，愈來愈膽子愈大，愈來愈無忌憚；今日左袒這一個經濟結合，忽又左袒另外一羣經濟活動者，極反覆之能事；使許多人和他們的權利，完全聽命於官吏的狂想，理論，喜怒。每一個公民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有很多證據告訴他：聯邦政府的一般官吏是如何顛覆無能，如何奢華浪費。——這一切失態之處，均使人民對他們大不滿意，而給予反對黨一個極好的把柄，加強其責難辯論的理由。但我們必須認清爭論的焦點是甚麼，和解決的方案何在，不可絲毫含混。

辯難的焦點，並不是各州主權對聯邦政府，這已不再是一個爭點了，祇可算是一個過時的古董而已。

各州確有他們應有的適當職權。在前此二十六位共和黨員州長任內，他們所主持的州政府均能善盡厥職，不卑不亢，可資我們今日的借鏡。共和黨對於此事，甚可引為一種光榮。

但自從美國採用憲法以後，由於領土的擴展和國家事業的日增，就不斷有建立更有權

力的中央政府之傾向。南北戰爭期間，具有大權的中央政府，算是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還，聯邦政府的權力益大。胡佛總統所特派的「最近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發出了一篇報告。在這篇報告裏，他們於總述以前三位共和黨總統任期內聯邦政府職權之擴張後，復作結論如左：

「政權漸漸從各州政府轉移到聯邦政府手中，足以證明各州對於應付運輸，交通，商品，勞資關係諸問題，及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之各方面，不能勝任。」

此話說得恰當之至。

任何全國性的行政機構，在一個現在工業化，組織複雜的社會裏，都必得運用政治大權。我們不能把美國分作四十八個分立的經濟單位，例如：我們斷不能有四十八種不同的「最低工資法」同時並存於美國；倘若我們想要保護農夫們，不使他們受到戰後農產品價格陡降的損害，亦就不能同時有許多種不同的「州政府政策」。凡屬全國性的事情，能給予全國人民同樣影響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祇可由聯邦政府用全國性的規模和辦法去應付。我們的工業愈進步發展，這種問題亦必愈多而愈難解決。同時，當然我們必須走上參與世界活動的路途。我們愈這麼作，就愈會有上述的這種情形發生。因為那時我們將要在許多國家中間生活，工作，經商。而那些國家的人民均曾授給他們的政

府那種代表他們作事的權限。

不是的。我們現在的爭點，並不是一「各州主權對聯邦政府權限」問題，而是一「政府用人行政應遵守法律」的問題。因為我們這現代化工業期中的經濟和社會法規，必須具有全國性規模，然後纔能望其有大效力；那末，這些法規的執行，當然必須合乎法規，然後，人民的自由纔可不致被政府剝奪。

解決這問題的辦法，不在削減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在設法保證我們以為最好是授給聯邦政府而且是必須授給聯邦政府的那些權力之正當運用。這就是說：政府官吏應當有責任心。亦就是說——這是很重要的——有許多屬於聯邦政府權限以內的問題，儘可讓地方政府代為處理。亦就是說：要有一個法治的政府來替代這反覆無常和任意處理各事，不受任何限制的現政府。有這樣運用大權的聯邦政府，然後每一個公民——無論他是富或貧，是勞工領袖或工廠經理，是有價證券的發行者或賺取工資的人，是農夫或是商人——均會知道自己有甚麼權利，亦會知道萬一有甚麼疑問時，他們是會在法律的保障下，依照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律師所能了解的法規，受到公正無偏的裁判的。

聯邦政府的職權及其正當運用所引起的爭點，均牽涉到人類自由這個問題。這些全是共和黨應當清楚申明，堅持力爭的問題。萬不能再那已經不合潮流了的「各州主權」

的面具，與那些利用這塊面具來阻礙社會和政治進步的人們，或是與假裝關心各州主權而實在是耍削弱聯邦政府的權限，使到美國不復能在今日世界上盡其應盡的義務的人們合作呼應。

爲了這些，我們應全力奮鬥，坦白地奮鬥，公開地奮鬥。倘若能夠勝利，我們就可以有一個良好的聯邦政府，對外，有威嚴和力量作我們的代表，成爲我們全民統一意志的一個工具，領導其他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通力合作；對內，則有充分的力量，使我們的經濟活躍，並去除各種不良的現象，同時又保障並擴大公民的自由。

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是中央集權的，而且是絕對法治的政府——乃是共和黨有黨以來最崇高的理想。

第二章 黑人問題

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之下，在南北戰爭的砲火聲中，共和黨挽救美國統一局面的鬥爭，竟一變而為關於人類自由的一場偉大的道德鬥爭。依據共和黨領導下所頒布的一釋放黑奴法令——和對聯邦組織法的修正條文，凡在美國境內的黑人，法律及憲法均賦與他各種與美國其他公民同樣的權利。

所以，共和黨黨員年復一年地，對陳腐的「各州主權論」讓步，對狹義解釋聯邦政府權力者讓步，而阻礙聯邦政府法令——保證黑人權利的唯一適用方法——之通過，這真令人太感不解。

這些基本權利中，有一種是投票權。另一種是不必終日惶惶然，生命不受羣衆暴動危害的自由居住權。照現在的實際情形說：惟有由聯邦政府頒布法令廢除各州的人丁稅和其他各種妨害人們運用投票權的專制辦法（註二），纔能切實保障他們的第一種權利。至於要保障黑人的生命與身體，亦祇有一種辦法，那就是由聯邦政府頒行法令，凡私自

毆打黑人者，聯邦政府的法庭得逮捕審問，並依聯邦政府法律科罰之（註三）。

共和黨在本黨政綱裏面，和其總統候選人的宣言裏面，均應明白確定地對聯邦政府應以法令廢除人丁稅和私自毆打黑人這兩點，有所申述。

美國議會辯論「廢止人丁稅提案」和「禁止私自毆打黑人提案」時，一味延宕，經年累月不付表決，並舉出各種憲法上理由反對「終結討論此案」的動議，以致二案迄今不能成爲法律，美國的黑人對於這種態度和這些理由，很慧黠地不承認其充分及合理。共和黨當初本是把自由給予黑人的主力；而現在則居然與別人一致行動，阻礙黑人們真正獲得自由——這件事實使黑人們對共和黨更爲憤恨。

我們勸黑人們忍耐；許多慈祥的長者再三告訴他們：在這件事上的努力已有了相當進步，所以藉着公平待遇及努力合作，黑人將來總有一天能獲致美國憲法所給予他們的那些權利……祇是這麼說說，他們當然不會感到滿意的。

在過去這幾年間，發生了許多大事，這些事情把一千三百萬美國人——全美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團結了起來，成爲一個意志堅強，向着共同目標邁進的力量。凡是眼睛尚能看見，腦筋尚能思想的人，大概沒有一個人不曾注意吧。

在這幾年間，黑人們曾目擊他們的許多男女，有志投軍報國，但軍部的某幾部門完全

拒絕他們參加，另有幾個部門則雖容許他們參加，而實際上不啻加以貶黜，給他們作些僕役的工作而已。他們覺得這是一種恥辱，他們親眼看見了人們憎惡異色人種及嚇聚騷擾之醜惡悲慘結果。現在因為趕製作戰工具，需要衆多的人手，他們遂得找到相當好的工作，工資亦相當高，自前算是可以暫過安定的生活了。但他們又深爲焦慮，很怕戰事結束，和平來臨時，立刻被棄置在一邊，受失業和貧乏的痛苦。

同時，從義大利的戰場起，直到美國國內的士兵訓練營止，他們到處從日常生活中體會了子彈和炸彈碎片乃是最講民主的東西，現在他們盼望能見到美國的政治亦真正講民主。

是的，由於這許多年來，民主黨在亞特蘭大（Atlanta）地方總是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同時在哈爾倫（Harlem）則又冒充他們的朋友，極力向他們討好，爭取他們的投票（註四）——因此黑人們不怎麼信任共和黨，但他們看往以往這十二年間自身所獲得的經濟進步和社會利益的份上，一定不會爲了別人的幾句空泛保證將來替他們設法的老生常談，或是幾篇一九四四年式的「各州主權論」政治八股，或是一些雖合手續但永遠阻礙我們糾正深痛鉅創的手段，就貿然離開共和黨。

領導黑人的那些人物，全是敏捷多智，並熟悉世故的。他們深知黑人問題乃是全世界

爭取人類自由的鬥爭之一重要部分。他們祇爲同種的人要求人權——他們應享的那些權利——而已。憲法並沒有把美國公民分作頭等公民與二等公民啊。

黑人應有受教育的機會，受其他美國公民所受的同性質教育。

國家動用鉅額公款，作爲辦學校，改良住屋，保護公衆健康，辦醫院等事業的經費，這種利益應均等分給黑人，如同給與其他公民一樣。

我們應給與黑人有與其他任何公民同等找工作的權利，待遇應與任何其他一個公民作同一工作所得的一樣。

我們不應因爲他們膚色不同而歧視他們，限制他們的經濟機會。

我們應給與黑人同等權利和均等機會加入作戰隊伍的任何部門，爲國家效忠，不應歧視拒絕。

以上這幾種，祇是我們社會裏面的黑人應與其他公民同享的一些權利而已，共和黨員應負責保證給他們享受這種權利。這些要求全都是不過分的，合理的，與共和黨立黨精神相符合的；而且是全世界各色人種所捨身衛護自由所努力之一部分。全世界無數的人們看來，我們這次接受或是拒絕這些要求，將是我們誠實與否，和有資格在道德上領導人類與否的試金石。

第三章 社會安全

一個容許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免會有相當的物價波動和風險的。而且在事實上，其所具備點和所享各種自由的本身均與其所冒風險有直接關係。但是除非一個人能夠有最低限度的經濟安全，他又怎能享受這些自由呢？因此，我們必須把上述的風險認真分布開來，對整個社會的安全予以保證，使他們在社會經濟最後崩潰時，不致迎維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一起失去。這是社會保險辦法的功用。

有些人一再告訴我們：社會保險辦法乃是制止我們企業制度的辦法，而並不能補充其不足。他們告訴我們說：企業制度與社會保險二者是不能並立的，『你要安全呢，還是要進取？要保護呢，還是要冒險？』這個問法純粹是人為的，不自然的。因為企業制度與社會保險二者，我們全都需要，老實說，若沒有其一，就不能有其二。除非有企業制度，我們就不能獲得合乎繼長增高的生活程度標準之安全，除非繼續保持並增強我們的應變才智，就不能有參加這個永遠在增長的經濟社會所必需的魄力和進取精神。

我們的現行社會安全法對於這一方面尚不夠用。魏格納，穆萊，丁格爾三君的聯名提案中，就包含有「社會安全計劃」的一些要點，例如：要有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其中包括老年福利金，聯邦政府舉辦的失業保險，成立一個強固的國立職業介紹所，舉辦殘廢保險，勞務福利金，舉辦軍士、農夫、及自由職業者的社會保險，並辦理替整個社會服務的醫藥事業（註五）。可是不幸得很，這個提案的原提案人對於社會保險問題的許多方面，並不通曉，所以這提案的內容容許了現行法律中的很多不公道的地方繼續存在。納稅義務的大部分仍將落在一般收入最低的勞工身上；至於利益，則最大者反而歸於收入最高的人們。保險契約中所載各種風險，仍然不甚完全，關於受保者合格的規定條文，則過於複雜，而不甚履行。

實際上的需要，不管是否在契約所載各種風險之內，亦不管保險章程規定某種不幸事情是否可以申請償助。有保障，不受老年，疾病，貧乏的威脅，必須成爲每一個人的權利。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經濟能力繳付各種社會保險費時，就自然獲得了這些權利。各種福利金數額必須敷用，足夠給予一個人最低限度的健康和衣食住行的最低水準，而不問他前此收入的數額多少。此點不僅對於受益的個人甚爲重要，而且足以保持我們各種日用製造工業及農業生產的穩定，和整個社會的福利。

社會上每一個人，均應當能夠在需要時得到全部的醫藥照顧。在這方面，無論現在我們採用何種計畫，均須在辦法裏多留伸縮地，以利醫藥的試驗和進步。又無論是國家怎樣舉辦社會醫藥事業，仍應承認一般掛牌的私家醫生所給予請他們看病的那些病人的服務是有價值的。同時並須給予大量的便利，俾那些尚未設立健康促進所和疾病診斷所的窮鄉僻壤，能夠從速建立起來。並另備鉅款作提倡資助醫藥研究及醫藥教育之用。

另一種保險，對於我們的自由競爭經濟制度之比較安定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由聯邦政府舉辦的失業保險。現在，我們共有五十一種不同的，關於失業補助金的法律（註六）。我們的整個經濟組織，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至為密切，它不應任由這種分化責任的現象繼續存在。我們現在的徵收機構，在某幾種保險裏是向聯邦政府負責的，另有幾種保險的徵收機關，則向各州政府負責；對於同一件事，同時就有兩套以上的重複紀錄：這實在是浪費人力，浪費金錢，而又浪費光陰。並且福利金的數額各個不同，且微小而不敷用。

此次戰後復員期間，美國人民所必須擔承的負擔，將很不平均地落在各州的肩上，在這個艱苦時期中，我們會更為需要各種統一標準，統一辦法的穩定力量，和可以敷用的福利金，來給與我們那種應有的安全感。這種福利金的數額，不是根據各人前此工資的

多少，而是根據每一地域的生活費用物價指數而核定的，所以足夠給受助者日常生活必需的必需品。

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的社會把教育子女的責任，交給了這些子女們的父母，結果是有錢的父母給子女們多受些教育；沒有財力的，則給自己的子女少受教育，或完全不受教育。後來纔作了一個轉移了整個民族命運的決定，決定全美國的兒童，不論他們的父母的收入是多或少，一律須受教育。

現在我們又面對着另一個問題。我們對此另一問題，從邏輯上和需要上講，似亦應作同樣決定，至少應當開始考慮。直到現在，我們一向把我們兒童的衣食住，醫藥等項，由他們各人父母依照各人的收入作絕對的決定。這個辦法從沒有行得通，也永遠不會行得通。因為，一個賺最低工資的人，說不定要靠着這微薄的工資，撫育五六個子女，純粹根據個人對社會貢獻之經濟價值所定的工資或報酬，對於一個人的家屬的需要，是永顧不及的。

美國今日的兒童，就是美國將來的主人翁。此次戰事爆發時，我們立即徵召服役年齡以內的公民，起來執干戈保衛社稷。徵兵的統計數字，一方面雖承認軍部所定的體格健康標準未免失之過嚴，一方面却昭示我們：祇因為缺少一些合宜的食物，住屋，及醫藥

照顧，美國有多少兒童墜入了疾病呻吟之中。這個紀錄乃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大污點。無論如何，不可重蹈覆轍，再犯一次同樣錯誤。人道主義需要我們把造成明日的健全，精幹，有教育之公民的重要義務，公公道道地放在社會的肩上。戰事一告結束，我們就應即刻開始工作，使美國的每一個兒童都能享有受教育的基本需要——即營養的食物，充足的衣服，充分的醫藥照顧，合適的家庭——而長大起來。

我們既把信念放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就有一種不能諉卸的責任，使這社會的人們的體格和智力，在起跑時就大家一樣，和天賦給他們的各種恩賜一般，使他們很有資格來參加這次賽跑。

給予人們一種最低限度的保障，這並不是一個新穎的理想。當美國社會尚在農業時期，林肯總統的「田宅法」就給予了全體美國人民他們在當時所需要的保障——田地和建立家庭的機會（詳七）。今日美國既已一變而為工業社會，保障的方式，當然亦必要變更。要保持企業制度，一切關於保持這種制度的決議和宣言，祇是紙上空談，毫無用處的。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向男女全體要求正當保障的人們保證，給予他們生存在這個時代中所需要的各種基本保障。

共和黨應當負責努力，使美國的人民真正得到這些權利。

第四章 復員經濟

美國人民信任一種參加企業活動的生活，憑着個人創始能力而逐漸擴張的生活；但平日一般「回到」自由企業和個人創業的論調，祇是情感的一種表露方法；並不能解決甚麼問題。我們不想向後轉，「回到」以前的任何生活方式裏去。我們一定不可以向後轉而必須前進——迎頭趕上復員的日子和復員所引起的各種複雜經濟問題。

我們將要遇見的各種變動之性質，在歐洲近來的傾向上就可明白看出。我們與蘇聯間的經濟關係，必然會一天比一天更加密切；而蘇聯的經濟便是完全由政府統制的。此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歐各國必然羣起實行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把所有的資源和工業收歸國有。例如：法國淪亡後，許多私人辦理的重要工業盡被德國奪去；這些工廠現在既從納粹強盜手中奪回，以後將歸誰管理呢？多半，法國生產工業的一大部分，全歸爲國有的。

在英國，這種趨勢亦日益顯明，烏爾頓爵士最近作了一個正式報告給英國的保守黨，

這報告一定會使英國深入政府管制工業的途途。

歐洲與英國，由於幾百萬勞工的一再呈出各種要求，在經濟思想上，均在躍進不息；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他們要求保障，保障他們在現代工業生活的劇烈波動中自己的個性和價值可以不遭受大的危險，或被消滅。

這裏，我們在美國亦面對同一難題，戰事所造成的人人有工作的局面，會令一般人更急於要求戰後不失業的保障。有許多人，瞻望前途，已經在問：「一定要有戰爭，我們纔能有工作麼？」

無疑地，我們必須與他們商業往來，並共同生活的那些國家，他們的由國家管制的經濟制度，必然在許多方面微妙地影響我們的社會。美國立國，年代還沒有多久，幅員遼闊而資源豐裕，加以我們對個人的智慧能力能夠創理事業這一點有堅強的信念；因此，我們將要用來解決各種復員難題的辦法，不會是蘇聯的全部工業歸政府管理，甚至亦不會是英國已在考慮採用的各種苦心經營的管制制度。雖然外來的壓力和內部的要求均甚強大，我們仍有機會另想辦法，而不一定要步他們的後塵，學他們的樣子，但惟有先認清造成失業的真正原因，勇敢地用頭腦和方法來克服它們，纔能夠作到這個地步。

工業，勞工，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州政府，聯邦政府）三方面應聯合設立一個合作

機構，以便收集和交換一切消息及建設性計畫。我們所有的鉅額費用——如築路，市政工程，開設工廠等所動用的經費，在我們經濟榮枯環裏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有了這樣一個機構之後，我們就可以通盤計畫把工程時期延長，把款子分許多年使用。關於工廠廠址和適合的住屋，亦可預為籌畫，以免我們的經濟制度中有擁擠和歪扭的不合理現象發生。

我們必須知道：私人辦望的工業無論怎樣努力，縱使有上述的合作方式來補助他們，亦不能是永不匱乏的。在這些之外，聯邦政府必須出來，用政府的力量在經濟榮枯環中的不景氣時期予以補救，以求不景氣時期失業人數不至於增多。

如控制資金的市場，在不景氣來到之前，鼓勵新資金的加入，在商業驟呈活躍時則盡力阻止新的投資；當不景氣剛一到來，政府就出錢委託私人舉辦各種已經計畫妥善的事業——最好是能舉辦增進人民健康及福利的事業，能造成新市場新購買力的事業；並舉辦廣泛的社會保險，一方面予私人以充分保障，一方面穩定日用品，製造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這些至是有利於奔赴這目標的有效辦法中之犖犖大者。

但我們的偉大生產能力，纔真是針對各種復員經濟問題的基本救治良藥。由於天賦的智能力及良好地理環境，我們在生產成績上比任何別個國家更為優越，我們的工業界在製

這作戰物資上，可說是完成了一個奇蹟。他們亦熱烈期望在製造平時用品上完成同樣的奇蹟。新式汽車，新式房屋，新式飛機，新式膏模，電視，農產品的新用途，戰時研究的新發明，這一切的一切，全等候我們去發展利用。世界的市場亦會等候着它們——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幫助世界穩定下來。

倘若我們要戰後生產發展到最高可能限度的話，那末，就必須給予它某某幾種出路和某某幾種保障。我們需要資金，需要肯冒險而有孤注一擲精神的資金，此次作戰期間，我們並未實行一個很適合的稅收辦法使全國人民盡力擔負戰費的支出；因此，將不能夠在戰事一結束後立刻普遍減稅。但稅則屆時必須徹底修改，以鼓勵有資金的人們冒險多作新的投資，新的嘗試。

爲了鼓勵有資金有經驗的人們肯冒險去辦實業，我們就必須想出各種有效的辦法來應付。控制一切專利和壟斷價格的趨勢。專利和壟斷價格，乃是自由企業制度中最大的潛伏危險，因爲有許多人，許多種實業想利用它作保護自己的工具，避免自由企業制度在給予我們各種機會時所帶給予我們的風險和損失。

有了這種安慰，有了這種保障後，我們的生產天才就會突飛猛進地爲我們解決復員經濟中的一切難題。沒有職業的會有職業了；工資低的人們會有相當高的工資了；買不到

貨物的人們亦會買得到貨物了。然後我們全會有更優裕的生活。

此外，再加上政府的負責，實業，勞工與政府三方面的真誠合作，把緊張的程度分布開來，這就是美國準備解決復員經濟問題的方案了。

共和黨單是通過各種有利於「自由企業制度」的法案，仍不足以應付戰後復員時期的需要。共和黨必須知道人民的要求保障和機會是正當的，必然的，而必須找到解決這種要求的方案：這種解決的方案，在認真負責的企業制度裏就找得到，而且是屢試屢效的。

第五章 勞工

勞工問題在今日，是處在高度情感和很可怕的分裂之重擔負下。許多熱心但沒有常識的人們竟武斷說民主黨是勞工的唯一良友，共和黨則是勞工由來已久的仇人。這種說法的來源，是不難尋出的。一般勞工的領導者覺得在現政府未上台之前，勞工並未得到公平的待遇。前此數度共和黨當政期間，政府所給予勞工的些微利益，完全是以商業爲出發點，而並不是替勞工設想的。到了現在則又恰巧相反，許多辦實業的人全有一種深刻成見，以爲現政府無論對甚麼問題，全是與勞工一鼻孔出氣，一面用種種手段拉攏勞工，一面又與勞工合作對付辦實業的人。

這兩種看法均與事實相當符合。

可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實質，均不如此宣傳之甚。縱使共和黨黨員中間現在還有少數十九世紀頭腦實業家，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民主黨裏面找到一個副本，像史密斯和廉納利這種專以窘迫勞工團體爲快樂的人們（註八）。

但共和黨在對付勞工問題上，確是被他人抓住弱點了。他們沒有充分明瞭：今日工業社會中勞工自由的真實內容與早期農業社會時迥不相同。人們現在不再能夠自己作小商店小田莊的所有人了，並且不能再抱這種希冀，因此，只可降而求其次，要求有權利自己控制那直接影響他們工作生活的環境情形。他們確是需要這種權利，這是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夠否認的。現政府處理勞工問題，手段固然不很高明，但對於上述這一個歷史性的變遷，則早已注意及之。

共和黨的一九四四年競選政綱應當承認在今日——不是從前的——情形下的保障勞工之必需條件。例如：聯邦政府頒佈之工資及工作時間法應繼續施行，並作更進一步的改善，而且應由聯邦政府所設的調節機構專司其解釋及執行。可是我們必須記得：一條法律，無論是由於商人或勞工的贊助而通過，倘若它使這兩種人中間的任何一種人認為在那條法律下他們是無法獲得公平不偏之待遇的，那末，這條法律就不是一條好的法律。強制的社會保險，其主要業務範圍必須擴大，而且應隨著時代的需要繼續擴充。那些既不合理而且甚難執行的具有壓迫性的法律，例如史密斯——康納利法案之類，概應予以廢止。勞工們鑑於戰時生產不可一日中止，而影響國家的作戰能力，所以自願放棄了其本有的罷工權，罷工權乃是勞工所有各種權利中最主要的一種，斷不可因為政府施政造

成了這樣非能工不可的空氣，便特願條文爰令禁止。

實業家必須使勞工相信：它是準備隨時接受集團訂約之基本原則的。又必須向各勞工協會再三保證：在此次戰事結束到和平確立的過渡期間，萬不再使他們遭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所運的命運；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團體，斷不再被摧殘解散（註九）。

勞工們亦有各種崇高的願望，這些願望不僅是很正當，而且爲了保持一個常有劇烈經濟波動的社會之健康，亦是不可少的條件。例如：某一些工人作工的工廠經常每年必有很長的一個時間停工，他們要求工資按年度計算，這種要求當然是公道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戰後的和平時期生產量勢必比戰時增多，倘若屆時我們要這種生產品不致生找不到市場的恐慌，那末，我們的戰後經濟就必須以高工資水準爲基礎。因爲惟有我們的勞工繼續有錢消費時，我們的經濟輪軸纔能繼續順利轉動。勞方與廠方合作，在戰事期間爲效甚大。這種合作關係將來和平來臨後愈益增強，則政府愈不需要過問工業中的關係問題。現在是時候了：勞方與廠方均應長成起來，互相承認對方是同一個重要企業——美國工業——中的不可少的要素，而開始自己用協議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不再爲這些事情麻煩政府。

勞工的程度現既已長成而提高，所有領導勞工的人們就必須對某幾位偉大領袖，如湯

羅斯 (Thomas) 君，杜密斯基 (Dubinsky) (註十) 君等的名言，有所認識：勞工必須有責任心，必須把那些害羣之馬從自己中間驅逐出去，採用民主的辦事手續，不斷向社會，向自己的會員報告款項的用途和活動的真相。倘若仍有少數不開明的分子逞其頑固，不肯服從民主的辦事程序，則我們就須通過特別的法令予以調節糾正。

最後，對於一個民主社會中勞工問題最基本的解決法是：勞工除參加美國實業活動外，又必須成爲政府的一個重要部分。內閣中應當有一個真的勞工代表出席，俾勞工們可與別的經濟團體一同擔當決定政府財政方針，內政方針，外交方針的責任，這樣辦法，他們必會更肯負責。

未來的復員日子多半是會充滿困難的。上千萬的男子婦女們將不得不在新的地方另作不慣作的工作。海外歸來的官兵亦會很自然地覺得在找職業上，他們縱使沒有優先權的話，亦應與其他人民有同等權利。調整我們的經濟機構，使其再成爲平時的經濟機構，這會引起無數的緊張和脫節，勞工們最怕被強迫單獨負擔這一切損失。當然，我們一定不可以強迫他們這樣作。

現在每一個才頭腦的美國人都知道：強有力的勞工運動，乃是制止法西斯勢力蔓延的個最大保障。所以它對於我們的民主化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共和黨必須具體而

容易令人明瞭地表示：本黨對勞工大有貢獻於我們的經濟福利，深為佩愜。並須一再申明業已知道勞工們確受了某一些眞的冤屈，亦抱了某一些願望，想在我們的現代工業活動中有更穩定的地位，和更多的參加機會。最要緊的一點：共和黨必須申明本黨能夠擬出一個建設性的，公平的，有愛護人類精神的勞工計畫。

第六章 關稅與國際貿易

倘若此次戰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和商業會成爲國有，或歸國家統制，那末，整個自由經濟制度的繼續存在問題，甚至自由經濟制度繼續存在於美國的問題，亦會更爲複雜起來。當然我們國外貿易的方針，屆時，亦須依據由政府監督，政府分配，或甚至政府核定價格的原則，另行擬定。因爲歸國家統制的經濟制度能夠不計成本把貨物傾銷出去。換句話說，價格可以成的有政治作用的。

所以，存在在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之種類，對於我們，亦有重要關係。我們無權過問別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這是很明顯的。可是我們仍可作最大之努力，造成一種空氣，幫助自由經濟制度在世界上別的國家發展生長。造成這種空氣的最有效的兩種基本方法，就是重訂稅則，和與現正努力於穩定國際通貨的各機構合作，共和黨必須致力於這兩項重要工作。

許多年來，美國人民的頭腦，總是把共和黨與保護本國工業的高關稅率聯想在一起，

但事實上，當二十世紀開始時，共和黨的麥金萊，落虎特，魯特這班領袖人物早已見到二十世紀世界上的國家是唇齒相依，互相密切關聯的；所以早就倡議用互惠性商約修改稅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家思想澎湃而起。在那個當兒，共和黨忘却了美國還是破天荒第一次處於債權國的地位，亦忘却了若要別的國家購買我們的商貨，必須先讓他們賣東西給我們；竟不顧一切，連續通過了兩個自美有史以來把關稅率提得最高的議案：福德爾——麥肯柏爾法案及豪利——士穆特法案（註十一）。豪利——士穆特關稅率法案所引起的反響是世界性的。在這個法案實施後，不及兩年，就有二十五個國家立起關稅的壁壘反對我們。在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轉變方針徵收高入口稅，加緊管制外匯並實行入口定額制度，還締結以貨易貨的商約。

到一九三三年，現政府參加倫敦經濟會議以後，世界各地更是不可避免地瀰漫着強烈的國家主義。

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問題，是重新樹立健全的世界貿易。由於我們現有的強固經濟地位，美國必須負起領導一切的責任。爲了要這麼作，我們就必須有智慧認清，並有膽量承認：關稅問題已不再僅是一個國家內政問題了。我們的關稅會大大影響全世界各

國的福利。別個國家的關稅率之影響我們，亦不亞於我們之影響他們。

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步驟，開發國際貿易，以恢復整個世界的經濟繁榮。否則，別的國家便會設法，把世界劃成許多分立的貿易地段，各為自己的人民解決職業問題。這樣劃成的貿易地段，面積狹小，而且是互相敵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將不得不把農業和工業重新組織起來，保衛自己；既再顧不到世界的繁榮，亦談不到加強我們自由經濟制度的纖維了。別的国家將被迫走上全體主義（註十二）的道途。若要為世界謀得未來和平及安全，國際間經濟問題的解決，實與政治及軍事問題之解決，同樣不可忽視。爲了這個，共和黨應向聯合國會議提議通過一種特別關於國際經濟關係的辦法，一文務須簡明，以值一致信守。

爲了同一目的，共和黨應提議美國立取行動，廢止現行稅率中複雜而不合理的一部分。自然我們無法搖身一變，立從極端保護性的關稅一變而爲自由貿易的國家，即使能夠，我們亦不應該這麼作。我相信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人肯提議這麼作。但戰後調整稅率時，有許多款進出口稅則可以廢去，而不致怎樣妨害美國的實業，同時，對消費的大眾則有無限利益。還有許多項目可以利用收效甚宏的互惠平等的訂約辦法，予以減低。共和黨亦應當提出恢復世界經濟繁榮的另一重要步驟。舊日共同訂定的各種關於國際

金融國際貿易的辦法，到了現在已是異常紛亂，不怎麼行得通了。我們必須採取各種有效辦法穩定並平衡貨幣的匯兌。如果能把國際匯兌穩定下來，則我們的現存各金融機構便有辦法安排短期信用借款，或亦可能安排一種立時付款的準長期信用借款供給各種國際買賣之用，十年之後纔予收道。

還有一個問題，是長期投資，尤其是在那些工業非常落後的國家長期投資問題。我們現代化工業國家的人民生活何等舒適啊！但那些工業未發展國家的人民，日夜勞工，胼手胝足，而結果祇能得到些微最簡陋的生活必需品，還談不到溫飽；與我們比較，一苦一樂，真有天壤之別。這種不應有的顯著的差別，實在是國際關係中最痛苦最危險的一個局面，就在這裏，是一個大好機會，給我們作建設性的長期投資。可是有一件事，是我們的私人投資者和政府均須認清的。就是：經濟帝國主義的日子已成過去，他們投資時，萬不能再抱着從前那種希冀，而擬定投資的計畫。

金錢的投資，固然是可貴的，但在金錢投資以外，我們還能夠貢獻一件比錢更為重要的東西，給那些工業不發展的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專門學識投資在他們中間，刺激他們向開發經濟的路上走。在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各种辦法裏面，再沒有比這個辦法更有效的了。

自然還有些人以爲，別的國家在經濟上工業上發展，可能威脅美國的繁榮，奪去我們繼續發展的機會。但共和黨應當記得，在本黨領導之下，美國曾在工業方面獲得驚人的進步；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想像力回憶美國早年的繁榮景象，因而更相信：經濟繁榮愈廣泛地散開，則我們自己的生活程度愈會提高。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美國現政府已有許多次鄭重宣告過美國外交政策的崇高理想，但到了真要實行這種理想時，卻總是煞費躊躇而終於妥協。現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未支撐美國的自由原則，它所應付的對象，是那在被征服國家裏的法西斯勢力；它常常漠視那些國家人民的意思。它又始終固執，不承認法國人民解放委員會是法國的臨時政府——這件事說出來很難令人置信。它是狡黠的，以私意定奪事情的，主觀的。它把這種政策取名為「適當的處理手段」。可是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祇是令別人不信任美國，不歡喜美國，減低了美國的威望，而並沒有達成它所抱的那些目標。所以，這種政策實際上並未把事情處理得適當。

這樣看來，共和黨起草本屆競選政綱時應擬定一種積極而可以自備的外交政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關於美國維持并發展我們與別個國家間的來往關係到何種程度最為適當的問題，共和

黨員的意見，異常紛紜而不一致。但是我們在宣戰以前所經過的熱烈冗長辯論，所經過的那些事情，和戰事本身所給予我們的經驗和教訓，必定已經令我們明白我們不能夠把美國的政策分作兩個沒有相互關係的分立部分，把一部分定名為外交政策，把另一部分定名為對內政策。我們在這兩個領域內的行動，是不能清楚劃分開的。在一個領域內的行動，會立刻影響另一領域的。

我們並不是生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界裏。我們美國的巧小農場，規模恢宏的美國工廠，與南美安達斯山脈和四川山地中的出產，與倫敦複雜的貿易機構，與商航由孟買，奧斯陸，墨爾鉢各地載來的貨物，均有密切關聯。我們所作的事情，任何一件，均可成爲外交政策。我們在國外所作的事情，亦可成爲對內政策。這是政治上一個偉大的新事實。還有一層，我們業已很清楚地知道：在現代的世界裏，除非與別的國家繼續密切合作，則美國無論在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一概不能生存。

在申明外交政策的綱領時，共和黨應充分表出本身是有這種二十世紀的知識的。

(一)

共和黨的政綱應提出，要求美國國會議立刻召集一個聯合國家會議，作爲以後組織永久

性國際安全機構的序幕，俾各聯合國家的人民可以直接或派代表參與各項世界性的政治決定。

因為祇有那些大的強國有充分軍事力量，保障世界安全的責任，一大部分當然應由他們擔當起來；但是各小國和那些不很小的國家人民，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福利，既然必定大大受到這些決定的影響，就不肯，實在亦不應該，任由三四個強國繼續照自己的意思支配他們的命運；不僅在作各種影響他們自己命運的決定時，他們需要發言權，就是作各種影響他們有份居住的這個世界之決定時，他們亦需要發言權。這一個原則是對的。將來事實定會證明此需要；而且以長久的局面而論，這種原則對於像我們這樣抱有崇高政治理想的民族，很有利益，

(二)

我們的政綱在申明對於「主權」的態度時，應當非常明白，毫不含混。本黨採取各方對這名詞的狹義的國家主義解釋，亦不可以用「完整」一類的字眼來替代它。應特別指出：主權並不是一件可以囤積密藏的東西，而是一件應當派用處的力量。美國應當善用自己的主權與其他強國通力合作，創立一個為全體國家謀利益而有高效率的國際機構。

歷史應當已經昭示我們：我們與別的國家合力保護全世界的利益時所能得到的好處，比較單獨致力於某種自己分享的利益，效果要大得多。

(三)

本黨應當宣告修正美國的稅則。美國利用互惠洽議的辦法，大大減低關稅，廢除妨害商業的各種障礙物。美國採取這種行動之先，當然應與其他國家詳為商討。因為現在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任意決定其本國關稅的辦法，而不損害別個國家的利益，或引起反響以致損害其本身的利益。

(四)

共和黨政綱應明白承認：在恢復世界貿易的過程中，穩定世界各國的通貨是極端必要的一件工作。同時，亦應採實承認：由戰爭轉到和平的過渡時期之需要，與其後的綿長時期之需要，迥不相同。過渡時期所最需要的，是救濟，善後，並清理其他國家借貸未支之差數——換句話說，問題是如何結束租借法案的工作。對於以後綿長時期的問題，則是要竭盡力量使借貸兩方的數額相等。前一種工作來得比較簡單，無論怎樣，大部分

可由美國一手承辦。後一種工作可就非常複雜了。一方面需要安全世界的國家共同努力，一方面實際上，美英與英法間的關係對於此事亦將有很大的決定性。

(五)

最後，共和黨的政綱應申明我們的信念。我們不會像邱吉爾先生那樣懷疑：使我們這次戰爭的各種理想，在作戰期間日漸模糊；實際上，反而一天比一天更為清楚。也不像羅斯福先生所說：在智慧日益增加中，我們成爲懷疑理想的人。我們知道，此次美國的男女同胞在戰爭中作種種偉大犧牲，並不是單純爲了要保衛我們自己而與納粹強盜對抗。我們是爲了自由而戰，爲了人類思想而戰。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鼓勵所有人們把獲得自由作爲他們的崇高願望，不要僅要美國的人有自由，亦要全世界的人有自由。在今天，美國全國的人全抱着憂慮不安的心情，靜觀我們的武裝健兒在遼遠的太平洋上，在義大利，在俄國，現在又在法國海岸各地，所成就的偉大事業；對他們充滿了感謝，同時亦把有這種武裝隊伍引爲一件很光榮的事。可惜他們正替我們打勝仗的當兒，我們已開始失去這種勝仗能夠帶給我們的利益。在三年前，甚至兩年前，美國無論在物質上，政治上，道德上，全占有世界的地位。今天呢，我們祇是物質上的領袖了。由於

愚笨延宕，我們失去了政治的領導地位。由於用適當的手段，我們失去了道德上的領導地位。

共和黨應當擬定并實行一種外交政策，為美國重新獲致其已失去的領導地位。

第八章 政綱草案

序言

美國的青年現正在許多遙遠的戰場上戰鬥，流血，犧牲。

「我們這些活着的人，在這裏應當獻身於當前的這種尚未完成的大事業。先烈們對於這種事業，既是忠心耿耿，至死靡他；我們應當效法他們爲國捐軀的精神，而對於美國更爲忠誠，並應立下最大的決心，繼續爲國家奮鬥，俾先烈們的死不致成爲白死。」（附十三）

共和黨出席大會的代表們，茲本先賢林肯的偉大精神，宣告宗旨如下。我們深信美國的人民有三個最大的目標：

1. 戰爭勝利。
2. 獲致勝利後的和平。
3. 保持並增進各種基本的美國的自由和機會。

我們現在公布下面的這個政綱，深信它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有效的工具。

我們認為羅斯福的行政系統沒有能力達成這種任務。它那種令人厭倦而垂淚的政治手腕把和平的一切希望全破壞了。它屢次拋棄道德的原則，使美國漸漸失去威望和力量，同時又沒有辦事效率，極端浪費，並常常把個人的權力用在不當用的地方。它的這些錯誤，把我們的自由基礎和自由企業的經濟制度完全破壞了。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更誠實，更直爽的領導——一種忠誠地推動有建設性原則的領導，相信法治政府的領導，並認清自己是人民公僕而非他們的主人的領導。

聯邦政府的權限

我們對於羅斯福行政系統的濫用政治大權，堅決反對。它把人治代替了法治，使國家陷於紛亂，使人民的福利大受損害。

但他們的失態，並不是一種充分的理由說我們可以把聯邦政府的權限大為削減。當共和黨初初成立的日子，我們很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防止已經統一了的美國的分裂。我們今天亦很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全國，不讓各種互不相容的政權和力量分化美國的社會和經濟組織。雖然我們贊成；地方政府遇見聯邦政府須在各該本地負

實處理某些事情時，可以儘量代表聯邦政府全權處理，但各種全國性的問題，總須由一個全國性的機構來負責處理，比較合理有效得多。

聯邦政府權限及此種權限之正當運用問題，其中的主要論點，均有關於人類自由的本題。爲了要保持這種天賦的自由，我們謹保證組織一個法治的政府，組織一個很有責任心，實行對美國全國人民負責的政府，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全體公民均能知道自己有何權利，而每一種權利都有充分保障。

州政府的權利

在前此二十六位共和黨員州長任內，他們所主持的州政府均能善盡厥職，不卑不亢，可資我們今日的借鏡：這是我們認爲光榮的一件事。我們主張對於各州應有的權利和權限，予以正當保障。但決不容許那些人爲的「各州主權」問題來掣肘聯邦政府的工作，不要聯邦政府盡其對於全國人民有利的各種職責。

職業

任何經濟的和政治的制度，若想長久存在，就必須先把社會的職業問題解決了，令那個社會裏全體能作工的成年人均有繼續性的高的職業水準。我們以爲我們這很有伸縮性

很有力量的經濟制度，足夠給予美國人民安全和機會。但解決一個自由經濟社會裏的失業問題，並非簡單的事，祇有騙子們纔肯告訴我們：「某一方案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萬應良藥。」

倘若要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案，我們就需要有智慧的眼光遠大的政策，實施在我們經濟活動的各組成部分裏。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種，是舉辦業務廣泛，包括一切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險不僅保障受保者個人的利益，而且能夠給予日用必需物品和農產品一個比較穩定的市場，間接幫助維持許多人的職業。我們一面應讓實業界的生產力量有出路，一面努力防止為開辦工廠，從事浩大工程等動用款項之劇烈波動；這兩件事亦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一件與此事有關的要緊工作：就是應當擬定一個縝密合理的建築住屋計畫，俾各等級工資階級均能自建住屋。最後，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均應決定一種外交政策，有效地建立世界的和平及安全，並為我們的偉大生產力量開闢市場。

復員經濟

我們深信美國的前途就在於參加企業的，憑着個人創造能力而擴張的生活裏。同時，我們知道戰後的各種複雜復員問題，並不是那些「回到」過去時代之經濟狀況的主張所

能解決的。美國工業在生產作戰物資一方面，已完成了一個奇蹟；現在則熱烈期望在製造平時日用品上完成同樣的奇蹟。現代化工業社會中已經大為變遷的情形，使某幾種出路和某幾種保障成爲必要。倘若我們能有智慧，自己供給這些出路和保障給自己，則一定能夠再完成一個奇蹟。

我們承認在別個國家裏由國家統制經濟的這種趨向必然會影響我們的社會，因此，我們贊成創立一個機構，俾實業，勞工，政府三方面可以通力合作，決定各種浩大政府工程 and 私人工程的完成期限與舉辦地點。有了這樣一個機構，則所有爲開設工廠，築路，舉辦浩大工程所支出的鉅額費用，可以被分成許多年使用，維持有職業人數比例的穩定，把我們經濟榮枯環裏的波動減低至最小限度。

我們並以爲：聯邦政府應當負責指導資金的市場，設法鼓勵新的資金在不景氣臨到之前源源流入市場；在商業驟呈活躍時，則盡力阻止新的投資。我們主張：當不景氣剛一到來，政府就應發公款委託私人的工程司或商行舉辦各種經已計畫妥善的事業——各種能增進人民健康及福利，能造成新市場新購買力的事業。

捐稅

從國家立場說，美國人民在此次大戰進行期間，並未曾盡其全部力量擔承這次戰爭的費用。所以，將來清償這筆戰債的義務，還得落到那些從各戰場回國的士兵們身上。戰債的數額將隨着戰事的持續與日俱增，重重壓迫我們，以致戰爭結束時我們無法即刻普遍減輕捐稅，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在兩方面趕快補救這嚴重的情形。

爲了造成更多的戰後職業機會，我們主張徹底修改關於冒險資金的稅則，俾有錢的人們肯踴躍投資，間接供給新的職業機會。並主張把收入最少的階層之捐稅負擔大大減輕以維持社會的消費購買力，減輕人類的苦痛。

專利

專利和壟斷價格均直接威脅自由企業制度的存在。所以我們允諾修改那些現行的關於禁止托辣斯和禁止專利的陳舊法令，使其合乎時代的情形，並對於一切違犯這種條文的人們嚴加取締。我們亦允諾修改關於專賣物品的現行法律，和關於工業同盟的法律，務使資金可以冒險地竭盡其全部性能，我們的經濟制度可以永久是自由的經濟制度。

社會安全

我們主張擴充並加強社會保險事業。

我們這頃果僅存的自由經濟制度，令我們不得不向我們社會裏的人們提供安全的基本保障，現政府的社會保險辦法，是不十分通曉社會保險問題的人們所起草的，是不公平的，不完備的。保險契約中所載各種風險的名表既不完全，關於受保者合格的規定，條文亦嫌過於複雜而不易履行。

實際需要是不理其本身是否在契約所載風險名表之內，亦不理其本身情形是否可以申請償助的。每一個人均應有權享受社會給予老年人，有疾病者，遭逢經濟不幸事情者的救助。發給這些人的福利補助金，數額必須敷用，足以給予受助者最低限度的生活，健康，體面。整個社會的人，在需要時均應當能夠得到全部的醫藥照顧。

我們贊成有一個實事求是而辦法劃一的聯邦政府所舉辦的失業保險制度，來代替現在這五十一種失業救濟法所造成的重複浪費之局面。福利金數額的核定，不應根據各人前此工資的多寡，而應根據每一地域的生活費用，以便受助者可以用來購買敷用的生活必需品。

兒童

美國今日的兒童，就是美國將來的主人翁。無論是爲了爭生存，或是爲了人道主義，我們均不得不承認：社會應負起責任幫助其下一代的公民有充分能力配合社會的發展，並擔當應負的任務。我們主張擬定各種辦法，保證每一個美國兒童能受教育，有營養的食物，夠穿的衣服，充分的醫藥照顧，和適當的住屋。

我們既把信念放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就應承認自己有一種特別責任，使這社會裏的全數兒童在智力上，體格上均有健康的基礎，有資格有能力來參加這場競賽。

勞工關係

我們以爲：要研究勞工問題，必須先認明三點：勞動工會是美國社會不可以沒有的建設性團體，是我們對抗法西斯勢力擴張的最大堡壘，所以亦是我們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大保障。我們深信：工會的責任，必與其日漸增多的機會而加重，共和黨允諾支助以下各改善勞工關係的政策：

(一) 聯邦政府所頒布的工資法及工作時間法應繼續實行，並作更進一步的改善。並應有一聯邦政府所設的機構，專司這種法律的公平解釋及執行。

(二) 那不合理，難以執行，而且具有壓迫性的法律，如史密斯——康納利法案之類，

概應予以廢止。勞工鑑於戰時生產不可一日中斷，而影響國家的作戰力量，所以自動放棄了其本有的罷工權。罷工權乃是勞工所有各種權利中的基本權利，斷不可因為羅斯福政權造成了一使勞工們非罷工不可的空氣，便特頒條文嚴令禁止。我們相信：程度提高得很快的美國將近成年的勞工，當負起成年人應負的責任，提高他們團體的操行標準——把他們中間的搗亂分子驅逐出去，公布公款收支賬目，採用民主的辦事手續。這是一般偉大開明的勞工領導者所極力提倡的，倘若仍有少數頑固守舊的分子，不顧潮流，拒絕服從民主的辦事程序，則聯邦政府可特頒法令，予以調節糾正。

(三)再度向各勞動工會保證，在此次戰事結束到和平確立的過渡期間，萬不再使他們再遭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所遭的命運。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團體組織，必不致再被摧殘解散。

(四)鼓勵勞工們有一種願望，按年度支領工資。

(五)勞工與廠方的合作，在此次戰事期間為效甚大，我們應續予提倡及推動。務期勞工與廠方記得他們是從事同一件共同事業的同事，當自己用協議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愈不需要政府過問愈好。

(六)選出一位眞的勞工代表，出席內閣，代表勞工對政府的財政方針，內政方針，外交方針等，參加意見，分擔政府的責任。

農業

我們這經濟制度的各成分中，對於爭取勝利，獲致和平最有力量的，要算農夫了。但美國農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得到的酬報，是盤旋陡降的物價，較低的生活水準，減弱的購買力。此次戰爭結束時，我們切不可再度這樣報答他們。

一個健全繁榮的農業，其最大需要乃是如饑如渴的市場。因此，農夫對於一個不斷擴張的經濟制度，有高工資職業人數的高百分率，足以保證全體人民在無論何時均能享有足衣足食，較高的營養標準，尤其是兒童營養的標準，一個健康而競爭的世界貿易——農夫對於這些全感覺很大興趣。而這些全是共和黨的施政綱領，特此表明。

但是還有一層：若要我們的經濟組織各方面平均發展，我們就必須給與農夫一種堅實的保證最低價格的辦法，一種貯藏庫的辦法，幫助上述廉價制度的推行；再舉辦一種實物借款制度，以補前面兩種辦法的不足。

科學研究時時發現，各種農產品可充作化學工業及其他工業中的新用途，可以幫助造

成更廣大的農產品市場。我們提議：政府撥款多設實驗室，在這一方面給予農夫們以有價值的幫助。

我們允諾擬定一個更健全，更包羅萬象的保存全國資源計劃。

一個繁榮的農業，其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俱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代的。共和黨允諾竭盡本黨全力，來支持並持續美國農業的繁榮。

退伍軍人

美國的軍隊為美國人民作了莫大的服務；此恩此德，無法完全報答。祇是發些現錢給他們作酬金，甚至給很多的錢，以致使全國通貨膨脹，亦不是一個理想的辦法，因為這樣濫發酬金，或者適足以加重解甲歸來的軍士們的納稅負擔。金錢今天傾到，明天便可用完，太短暫了。我們應當用一點更真切永久的東西，贈給我們的青年軍士們。應當給他們一切作有用人材，過幸福生活的權利和機會。爲了這個，所以我們同意於國會最近通過的「士兵權利法案」（註十四）。這法案的內容，包括失業補助金，安家貸款，小本營業貸款，加強美國職業介紹服務處的工作，訓練費及教育補助金，及已經改善的疾

病殘廢軍人服務等項目。我們萬分敬佩這般青年男女爲人類的自由奮鬥有這種英勇精神

曾作偉大犧牲；茲允諾忠誠施行這個法案。我們並盡全力替那些爲國捐軀者所遺下的寡婦孤兒們籌借鉅額的福利金，保障他們的生活。

黑人

我們在這裏重新申明：共和黨願始終切實負責向黑人保證：給他們百分之一百地享受美國憲法所給予他的各種權利。

因此，我們要特別催促國會趕快把「廢止人丁稅」和「禁止私自毆人」兩個法案制成立法。

此外，共和黨允諾願以最大努力實現下面的這個黑人人權法案：

1. 黑人有受教育的機會，與其他美國公民受同一性質教育的機會。
2. 國家動用鉅款，作爲辦學校，改良住屋，保護公衆健康，辦醫院等事業的經費。這種利益應給黑人均沾，如同其他公民所享受的一樣。
3. 黑人有與其他任何公民一樣的工作的權利。其待遇亦與任何其他一個公民作同一工作所得的一樣。
4. 黑人的經濟機會，不以他們的膚色不同而受限制。

5. 黑人與其他任何公民一樣，有同樣權利和均等機會，加入作戰隊伍的任何部門，爲國家效忠，而不遭歧視拒絕。

愛美國

凡是意在挑撥各經濟團體互相對抗，或唆使種族及宗教不容異己的言語行動，我們一概鄭重宣告其不合。忠愛美國的最重要表露，就在於公民與公民之間絕對沒有由於種族不同，信仰不同，膚色不同而起的互相歧視之行爲；亦在於任何少數人們的權利，均受完全保障。

稅則

建立健康的世界性的貿易活動，這將成爲戰後一個最迫切的經濟問題。我們努力造成一種空氣，來幫助自由經濟制度在世界上的國家發展生長，這對於美國最爲有利。

我們同意於共和黨內麥金萊·塔虎特，魯特等這般領袖人物的理論。他們說，促進貿易的最好方法，就是與別的國家訂立互惠性的商約，盡量減少貿易的障礙。

我們贊成修改稅則，刪去現行稅則中複雜而不合理的部分。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要立

即廢止關稅；意思是要在今日的世界上與其他國家合力研究出種種的辦法來，幫助那些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貨運，達到最暢通的可能限度。

有些人以為：別的國家在經濟上工業上發展，足以威脅美國的繁榮；我們反對這種胸襟狹窄，不合潮流的思想。我們察覺：經濟繁榮愈在世界上廣泛地散佈開來，則我們自己的生活程度愈提高。

國際匯兌

穩定全世界的通貨，這對於復興世界貿易，是一種極端必需的工作。我們堅決主張美國與別的國家通力合作，擬定並實行一個計畫，穩定各種通貨的匯兌率，並防止破壞性的操縱金融行為。再進一步，爲了應付由戰爭過渡到和平期間之需要起見，我們主張訂立合作協約，以利便各種救濟及善後問題之解決，直接裨益有關係之大衆，而將租借法案所規定的工作，作一合理結束。

外交政策

羅斯福政權的誇張的外交政策，乃是它許多使羅斯福心中不安的最大失敗中的一個。

它屢次假借所謂「適當的處理辦法」之名義，放棄自由的基本原則，令美國失去道德上的領導地位。愚笨和延宕，又令我們失去了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又因一味用笨拙的，主觀的批評他人品格的意見應付各種國際問題，終於把我們和本來是美國的朋友那些國家的關係惡化了。

以這樣茫無頭緒，暗中擅竊，冒充內行的辦法為外交政策，恐必不免失去和平，使我們武裝健兒在此次戰爭中的英勇犧牲，成為徒然。如果我們要這次的軍事勝利所付偉大代價相稱，那末就應趁着現在尚不太晚的時候，趕快發表一個堅決而具有建設性的外交政策。

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美國除非與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繼續密切合作，則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在現代的世界裏，一概不能生存。我們應當用直爽、明白、堅決的語氣，來說明有這種合作的必要。

我們應當要求立刻召集一個聯合國會議，作為以後組織永久性國際安全機構的張本；俾各聯合國國家的人民可以參與各項足以影響他們的，世界性的決定。這種決定不應該祇是三四個強國私下商量的意思；一定不可以讓他們這樣作。

我們贊成美國善用自己的主權，與其他強國合作，創立一個為全體國家謀利益而能長

久存在的國際機構，並於必要時，運用武力，維持這國際機構的各種決定。因為我們的主權是一種應當派用處的力量，而不是可以囤積密藏起來的東西。每一個國家都應有他的陸軍海軍空軍，在某種情形下，在互相洽定的限度內，出動這些武力，與別的国家通力合作，制止侵略者的進攻。

計劃

「沒有遠有大計畫的人民，必定滅亡，」有了計畫和決心，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收穫纔穩操在我們的掌握中。

我們要求美國全國人民，不論其以往政治主張如何，惠然與我們合作，使這個計畫得以實現，「以便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護之下，可再度充滿自由的新空氣，而這民有、民治、民享的政體，得以長存在世界上。」

第九章 芝加哥大會的卑怯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政治家而兼幽默家文學家的底斯累利，某次替「老練的人」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說：就是一個練習他祖先所犯過那些錯誤的人。我們就借用這定義來描寫那些爲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起草政綱的人們是何等樣人，亦並不怎麼不公道。

這般男子和婦女們開會的日子，那日子對於美國前途的重要性，實與美國政府初成立的日子和南北戰爭期間充滿艱辛危險的日子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他們並不效法我們祖先們決定採用史無前例的共和政體時的那種勇敢的創造精神，亦不效法使林肯名留青史的那種應付當日困難問題的大無畏態度，而祇是借用了過去時代的畏縮懼怯，和陳舊的思想，並又重犯了那些早經歷史大大貶斥的錯誤。

共和黨的政綱與民主黨的政綱，在許多方面，是很類似的，充分表露一般老練政客的面滑態度；想與全國各階層各派別修好，以獲致他們的好感，而不願得罪黨內黨外任何其他的人。政客們的這種特質，在美國政治學者中間和投票的選民中間，同樣造成了一

種懷疑的傾向，有一位政治論者用了一句枯燥無味，重舉輕報的話，傳出其中真相。他說，「表面上，對於每一個論點，都取一個明確的立場，而實在維持自己絕對不確示態度的地位——這真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另外又有一位，用了一個簡潔的語句，道出一般人的感覺，他說政黨的施政綱領，是充滿了謬音和憤慨來表明一切事情的重要性。」自從敦巴頓橡園會議之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對於民衆輿論的認識，好像是清楚得許多，但他們是否會企圖逃避敦巴頓橡園會議的結果，尙待事實證明。

此次共和黨大會中，政綱起草委員會的最後決定，關防異常嚴密，除了總統候選人知道其詳細內容以外，連那些作州長的黨員們亦無法得一份草案，預先加以研究。直到後來起草委員把這草案向大會提出付表決時，他們纔得知悉這個重要文件內容的全部。而且在提出宣讀之前，這些州長和其他的高級黨員們早已接到有力者的通知，不得在大會中討論或辯論任何關於政綱的問題；爲的是怕共和黨內部會因此而發生糾紛和裂痕。所以後來宣讀通過的那天，出席人數既祇占全體黨員代表的一小部分，而且在宣讀以後二十秒鐘以內，就立刻含糊地通過了。

民主黨的政綱，其比較重要的部分，亦是由總統的指導，遠在大會會期以前，預先擬定了。後來政綱起草委員會的開會，和黨員代表的通過接受這個文件，都不過是對於這個

早已內定的上諭，在形式上予以承諾而已。

兩黨表露這種卑怯神情的日子，是何等樣的日子呢？那些日子，上千萬的美國人正在世界各戰場上，各海洋上，爲保持美國的立國原則，艱苦鬥爭。我們正應當在兩大政黨的大會中，把這種原則詳細討論闡明，給全美國的人知道，明白到使我們的敵人納粹強盜亦不得推諉說不知道的程度。

可是我們並沒有這麼作。我們甯可兩次裝場面，在芝加哥表出一幅政治和諧的天堂圖畫。爲了保持這種幻想中的和諧，前後兩次，我們均未直截應付當前的問題，就這樣，又準備了一塊醞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園地。

蓋洛普民意測驗所所長蓋洛普博士，是今日惟一能告訴我們吾國的人民是正在作甚麼打算，和應當作甚麼打算的權威。他對於政黨的施政綱領的顯然不誠實不健全這種現象，業已找到一個答案。無疑地，那些參與作成這兩次可笑事件的人們聽到蓋洛普博士這個答案後，會覺得滿意欣慰。當成千的調查員與無數公民談話後，交來報告與蓋洛普博士時，他終於看出此事是沒有甚麼關係的，因爲他所得到的統計，表出投票人中間祇有百分之三十六會詳閱過這種政綱。

或者，丹佛爾大學附設國民輿論研究所 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of

Devin University 最近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投票結果，可以答復蓋洛普博士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何以一般投票人對政綱漠不關心？」這次測驗所得，是：美國人中間有百分之七十作父母的，盼望他們的兒子長成後不作政客。

我想鄭重地說：或者這問題的真正答案是：普通黨員對於這些政綱，亦像對總統候選人一樣，照例是無條件地接受；十之八九，連看亦不看，遍就接受了。但我們應當記得那些要獨立用思想的投票人們，他們在未曾聽見關於某一些論點的辯論以前，是不肯決定贊助任何一方面的——他們這一般人是要詳看這政綱，研究這政綱的。決定每一次大選結果，決定誰當選總統的，正是這些有獨立精神肯用思想的投票人，不肯隨聲附和選舉本黨所提出的候選者的人。

這些有獨立思想的人們，現在知道得很清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綱，對某幾個最基本的論點，總是不敢正視而一味迴避。所以他們要繼續留意觀察此次競選的各階級，以便更能明瞭兩黨對這些論點的真正態度。由於他們的這種興趣，仔細分析兩黨政綱中那些仔細潤飾過的字眼和短句，以求在可能範圍內確知兩黨對這些問題的意思，是很重要很有價值的。

共和黨在芝加哥舉行大會時，內部有很多反動的黨員，對兩個不同而非常重要的問題

堅持着不同的意見。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大會時，情形亦是一樣。在共和黨黨員中間，有些人從前是孤立主義者，而現在又好聽話改稱國家主義者的人。他們的政治主張，以麥考密克和柏德遜的各種日報為依歸（註十五）。民主黨黨員中間的搗亂分子，則是南方民主黨的「白人優越論」派「White Supremacy」Bloc。

無論他們的左右兩可的藝術怎麼高明，無論他們前後的措辭是圓滑得怎麼令人抓不住把柄，他們總不能否認事實，說這不是我們當前的最重要政治問題。關於種族的論爭，我將另文申論，現在讓我們先研究國際問題。

有些好空想的人以為，我們能夠用一個方法把所有的政治問題分作兩組——一組名之為外交政策，另一組則名之為對內政策——而且大家全認為競選運動中可以完全不提到外交政策這個問題。但事實上，我們的外交政策現在已經是當前最重要的，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了。以後的幾十年，幾百年間，亦必繼續是我們的最重要，最須關心的問題。美國人民在國內的福利，就取決於我們能否圓滿解決這外交政策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就外交政策的一般問題來講，民主黨政綱中的「外交」項目，在很多方面都比共和黨政綱的同一項目來得高明。民主黨政綱中關於運用武力作保障和平的聯合行動這一層，說得更為直接，更為具體，而且對於越出憲法的規定，以及把這個國際

組織以內和以外的每一個「協定」提交國會表決使它有被參院三分之一人數再加一票否決的危險一事，並未提及。但兩黨的政綱裏面均有一個很大的矛盾，足以使美國人民不知所措，受欺騙，然後再醒悟過來。這個矛盾是：他們說永久的和平，不必經過普通所說的「主權的喪失」，即可獲得。

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均主張創立一個國際的機構，來防止戰爭，保持和平，同時，美國和每一個有關的其他國家，可以照舊保持其固有的主權。兩黨所用的措辭和字眼，是很相類似的。

共和黨政綱說：「我們贊成美國負責任地參加戰後各主權國所合作組織的安全機構，以防止軍事侵略，為一個自由的世界獲得永久和平與有組織的公道。」

「這個國際機構應籌思有效的合作辦法，指揮和平的武力去防止武力侵略，或打退武力侵略。」

民主黨政綱說：「……我們允諾……」

「美國要同其他聯合國家，依據「凡愛好和平之國家主權一律平等」的原則，組織一個國際機構，以防止戰爭，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不論大小，均得加入為會員……這個國際和平安全機構，在必要時有權運用軍備力量，來防止戰爭。」

保持和平。」

我們的外交政策，原本是行政元首所有的特權。所以，總統競選人所說的話，亦得格外重要。此次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在接受競選使命演說中，均照着他們本黨的政治發言，應許美國有絲毫不受削減的主權，同時亦有和平。

杜威州長說：「我們全體一致主張：美國與其他主權國通力合作，防止未來的戰爭。」他八月十七日演說時，又兩度特別提出「主權國」Sovereign Nations 這個名詞。

羅斯福總統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甚麼呢？……是組織幾個包括全世界國家的國際機構，並商定如何運用各有主權國家的武裝力量，使戰爭不能在我們所見得到的將來，再度爆發。」

這兩個政綱，和這兩位總統競選人，均用「主權」這個名詞來代表一件我們所必須全方予以穩妥保護的東西，否則，我們就會喪失獨立，不成其為國家。在這樣用這個名詞時，他們明明有特別的用意：要安慰某一些不願意放棄些微私利而裨益全體的人們，叫他們不要懼怕。他們給了我們一個似乎很理想的辦法：美國應很猜忌警備地慎保自己的主權，別的國家亦同樣慎保他們的主權；但這些國家將神妙地被融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有力量防止戰爭，保持和平的機構。

請想一想我們爲一羣人提出了一個合作辦法。而倘若這一羣人中間每一個人都仍然堅持自己的意思，不肯在個人的任何權利或特權上作絲毫讓步，這局面，還有合作的可能麼？但我們就是想在這同樣的情形下組織一個國際機構並參加這個機構，共同負責。我們將來能產生出來的至多不過是各愛好和平國家間的一個互相諮詢的集團，而與歷史上常見的那些「聯盟」實際上不會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形之下，它怎麼會有力量運用「小」而至於報紙的社評，大而對於十六吋口徑的大砲，這一切東西「來保持和平，或向四大強國聲明那些弱小國家有些甚麼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呢？一個負責維持「永久和平」，及「有組織的公道」和「安全」的機構，還須要有一點別的東西。

要這樣一個機構成功，各會員國家就必須先同意於對事聯同負責，同意在某種特殊情形下，各人的選擇自由應受限制，爲了給予大家一幅逼真的圖畫，我們應坦白說：「我們準備放棄這不足重輕的我們的固有的主權，去交換防止人類中間戰爭的更大利益。」祇有我們肯與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願意爲世界的共同福利作這種交換時，各弱小國家的權利纔能得到保障。祇有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纔能運用我們的十六吋口徑大砲和其他國家的十六吋口徑大砲，作聯同防止未來戰爭的最後手段。

倘若我們這樣告訴美國的國家主義者，而他們不覺得能得到甚麼安慰，那末縱使再告

訴他們：「幫助組成一個限制某些國家憑着私意隨便作戰之主權的機構，我們並非犧牲或放棄美國的主權，而實在是爲了達成它本來要達成的目標——美國人民的安全及和平——將美國的主權加以適當運用，」他們亦不會得到甚麼安慰的。

當然，在兩黨政綱的外交政策項目中，還有許多其他含糊之點，如「和平的武力」

Pace Flores 這個名詞，卽其一例。但讓我現在先把共和黨政綱中的這一條：「在達成我們的國際目標時……美國當任何其他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爲了達成這種目標而締結的條約或協定，必須秉承吾國參議院之意旨並徵得參議院之核准，方爲有效。參議院核准條約以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人數同意爲準則。」來討論一番。

共和黨政綱提議所有「協定」亦應獲得參院之核准，這實在是越出憲法的規定範圍（憲法僅規定條約須經參議院核准），而把它一切「國際的目標」均陷于可能被那些代表不到百分之八美國人口的參議員打銷的地位。這種政策，經過了這一百五十年間的歷史趨向，和美國共和黨所產生的兩個最著名的國務卿——海約翰與魯特——的辦事習慣，定應當趕快躲避的。海約翰與魯特二人均曾多次用「協定」及「備忘錄」的方式實現了許多重要政策。美國對中國多年來的外交政策基礎——門戶開放「備忘錄」，和結束拳要的「草約」，二者均未送致參議院表決。魯特在一九〇八年所草成的關於中國領土完

整的「同樣的」備忘錄，是一個著聞世界的外交文件，亦未經參議院過目。

我們的歷任總統和這些總統們的國務卿們，不拘是民主黨抑共和黨，凡是可能時，總把美國與其他國家所訂的協定保持在「參院三分之二人數同意核准」的範圍之外。他們所以這樣作，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就因為過去五十年間，這參議院三分之二人數同意的規定不斷地被利用作一種工具，使美國多次對國際和平合作的努力歸於失敗。

十九世紀末年，國際間的合作方努力集中在強制仲裁解決糾紛的辦法上。當時美國甫躋身列強之列，於出席一八九九年海牙和平會議時極力贊助此提案。共和黨當時人才濟濟，如老羅斯福，海約翰，魯特，塔虎特等，全是林肯以後的美國第一流政治家。他們均擁護國際仲裁案甚力，但是他們的一切努力，竟毫無成就；全被參議院的少數頑固分子破壞打消了。

一個特別顯著的早年例子，要算一八九七年的奧爾尼——勞士福特條約了。遠在一八九〇年，美國國會就自動通過一條議案，要求大總統「在有適當機會時，不斷和任何與美國已發生外交關係或可能發生外交關係的他國政府磋商締約——訂明將來萬一兩國間發生爭執或糾紛，而非通常外交方式所能調解時，願將該糾紛案，交到國際仲裁會議，遵照仲裁原則解決之。」

三年後，英國下院通過了一個議案，對於美國國會的這個提案表示滿意，並表示希望英國政府對這件事予以欣然合作。結果：國務卿奧爾尼便與駐美英國大使勞士福特勳爵來往磋商，於一八九七年訂了一個關於仲裁息爭的條約。克利夫蘭總統很支助他們的努力，惟以自己任期轉瞬即滿，乃決定把該條約草案，等繼任總統麥金萊就職後由麥總統送參議院核准。

麥金萊對這條約，亦欣然簽署同意，於一八九七年三月間提交參議院核准，有甚麼別的條約能夠有這麼理想的環境呢？本是由參議院發動授意，衆議院贊同的，後來又獲得一個外國政府的承認和前後兩任——代表兩個大政黨的總統之認可。若是有人敢保證一個條約可以很快地被核准的話，總應該是這一個條約了吧。不料它的命運亦和後來一切保證國際合作的條約——國際聯盟盟約亦包括在內——一樣流產了。

這個條約的被變作柔約無力，和終被否決的過程，頗為可笑。第一步來了外交委員會加上的一個附帶條件。本屆共和黨政綱的外交政策項目，似乎就是重演這一齣把戲。這個附帶條件規定每一個要付諸國際仲裁的問題，必須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人數通過。換一句話說，這個仲裁協定的一切效力，從開頭就已被破壞無餘。但這個仍不能夠使那些急於保護美國的主權和他們個人特權的少數參議員們引為滿足。他們又三而再，再而三

地通過十來個附帶條件，限制該條約的範圍及效力。到了最後一步，又是三分之二人數的規定作祟，雖然贊成者有四十三票，反對者祇有二十六票，仍舊不得通過。

海牙和平會議通過了國際仲裁辦法後，老羅斯福決意再作一次嘗試。但他所提出的條約草案，被參院多方爲難，被削弱得本來面目全失，氣得老羅斯福自動把那幾個條約收回。他說，與其將來讓人說政府「公布了一個無用的假東西，」不如現在就把它取消。

一九一一年，塔虎特總統又作最大之努力，想要參議院通過一套關於仲裁制度的新條約。當時美國朝野愛好和平的情緒繼續增高；這些條約很受國內國外美國人民的擁護。參議院又替塔虎特加上了許多附帶條件，修改了許多字句，弄得塔虎特亦不得不自動撤銷該案。

許多仲裁條約在本世紀最初十年間的命運，與世界法庭條約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的命運，很相彷彿。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倘若我們仍舊緊守「主權」的傳統主義，又過分尊重參議院三分之二人數同意的規定，則不僅運用「和平的力」來抵抗侵略的允諾成爲無用的空談，就是聽候國際法庭解決糾紛的規定能否實行，亦很可懷疑。

明顯的事實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關於國際間合作問題的政策，概由行政官吏訂立協定，或聯同決定，予以解決。最早的一個例子，是一八一七年訂立的限制大湖的

編譯者按：指美國與加拿大間之各湖（海軍力量的協定，當時僅由我們的國務卿與英國政府交換了幾個備忘錄，就付諸實行，並未徵求參議院的核准。

美國自開國到現在，已與別的國家訂立了三百多個調節國際間郵運的文件。其中祇有三個是採取條約的形式，並由參院三分之二人數通過的。我們參加汎美聯盟，亦祇是由總統派全權代表出席國際會議。歷屆民主黨總統和共和黨總統均採用這種手續。我們成爲國際勞工局的會員，是由參衆兩院聯席會表決核准的。台薩斯州被併入美國版圖，亦是由兩院聯席表決。下議院，以一三二票對七六票通過，而參議院的票數則是二七對二五（很明顯地，假使這幾位替共和黨起草本屆競選政綱的人在一八四四年便已得勢的話，恐怕台薩斯州不會成爲美國的一部分。）一八九七年，麥金萊總統咨送了一個關於併吞夏威夷羣島的條約與參議院，請予核准，但無法獲得三分之二人數的同意。於是麥金萊毅然在下議院提出同一併吞議案，請付表決。結果得以二〇九票對九一票通過。雖然參議院的票數仍是四二對二一。

我們批評「三分之二人數核准條約」這條規定的運用和利弊，必須附帶提及本屆共和黨競選政綱中的稅則項目，纔能算爲完卷。政綱中的關稅計畫，以大體言，是保護美國本國工業的。其中還有一個口惠而實不至的諾言，說「如果參議院核准」，可訂立互惠

性的商業協定。這又是加上一個阻礙行動，使整個條約失去效力的條件。

我們批評赫爾所訂的各種商業協定，不能說這些協定訂得太過火了，或是它們所想要作的事太多了。實際上，用它們來應付一九三〇至四〇年間限制貿易日寇的趨勢，還嫌不夠一點。吾國現在是處於一個多方面的全世界貿易之賣出的一頭，但無論世界各國怎樣努力穩定貨幣，總沒有一個富強的國家能有那麼多的通貨，用來長期買我們的東西。除非是我們亦買進大量的東西，以保持收支的平衡。那末，當前的需要是：我們應自動與其他國家訂立多方面互惠性的商業協定，俾商業可以重新活躍起來。

倘若我們把每一個這種性質的商業協定送交參議院核准，我們便永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經濟的合作，一向是依賴三分之二人數規則以外的其他辦法的。因為各黨派爲了自身的利益，常對政府施用最大壓力。在我們歷史裏，受參議院最多否決的一類條約，就是互惠性的商業條約。

總之，共和黨政綱所提每一個「協定」，不拘是政治性質的或經濟性質的協定，均須遵守參院三分之二的規定這一點，不僅沒有憲法上的根據，而且這憲法上的規定，從華盛頓起，在歷任美國總統的習慣中，亦早已無形中被廢止了。最高法院對於這一層亦從未提出質問過。

本人是一個共和黨員。一九四〇年共和黨提出我作總統的候選人，把黨內的最大榮譽給與我；同時亦給了我一種極大的責任心。但這一次我並沒有機會以代表的資格，或其他的能力參加共和黨一九四四年的黨員大會，在擬定黨的各種政策時貢獻芻蕘。

但我既然確知：上千萬有獨立思想的投票者——將決定一九四四年大選結果的人們——對兩黨政綱中外交政策一項的某些方面，對兩位候選人接受競選使命演說的重複提及那些原來使他們煩惱的成分，真正十分關心；就特借這個機會，試把使他們顧慮的那些真正原因明白指出。因為惟有把這些原因認清了並闡明了，然後纔能予以去除，惟有把這些原因在原則上，實際上均去除了，我們纔可以希望在一見得到將來中，不致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戰爆發。

兩黨為政綱，現在都來不及修改了。因此，那些有獨立思想的投票人，際此歷史上最艱危的時期，會很焦灼地等候，看那兩位總統候選人將怎樣解釋這兩個黨綱。他們亦必很重視兩位副總統候選人的演說及宣言，因為他們很知道：除非一個總統有他本黨的領袖人才作他的後盾，尤其是作他很接近的同事，則無論他的施政計畫是怎樣完備出色，都無法施行成功。

我是一個共和黨員，自然希望我的本黨憑着直爽地申明其有智慧，有遠見的宗旨，

有資格得到這些有自己主見的投票者的可貴的投票。爲了獲得這些票數起見，總統候選人和別的重要職位候選人及擔任黨內重要工作者，應負起責任清楚申明本黨立場，不留絲毫懷疑餘地。

因爲，倘若共和黨能夠握得政治大權，則其餘曾經授權的領袖現在所說的話，會對於他們當政時的行動路線，發生很大的影響。萬一此次競選仍然失敗，則共和黨之得以繼續其政黨生命，亦更要靠它在國家艱危之日，有智慧和勇氣遵守崇高的政治原則，而不靠應付的手段。

第十章 我們的黑種公民

我們的黑種公民之政治地位及經濟地位問題，在一九四四年大選中所具有的重要性，除了南北戰爭剛剛結束以後，別無比倫。北方與南方的黑人，與他們的發言人，全知道這一層；有頭腦的美國人，不拘其祖為屬何種族，亦會知道這一層；我們的敵人和盟國亦知道這一層。似乎惟獨那些替共和黨民主黨擬定政綱起草政綱的領袖們，沒有見到這事實的重要性。

戰爭給予了黑人新的機會，同時亦特別指出了我們待他不公平的態度。此外，戰爭亦令我們覺察到：我們社會中少數分子的黑人實際的情形和我們艱苦奮鬥以圖保持的理想，二者之間相去太遠，不免矛盾之至。對於美國內部少數弱者的公平待遇，乃是為世界爭取永久正義和平的基本條件。在今日的世界上，我們在本國之內無論作甚麼？都會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並且我們在國外無論作甚麼，亦足以影響我們的對內政策；外交政策與對內政策，二者是互相密切關聯的。這一層真理我已提過多次了。我們對待美

國內的有色公民不公正，在全世界上所引起的反響，最可以證明我們無法逃避這層真理。

這次戰爭的許多種普遍影響之一，就是世界上各殖民地的，受別人支配的，在全體中占少數的人民，有了更大決心，爲他們自己本身爭取現在同盟國所努力爭取的自由之一部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探求，在未來的歷史家眼光裏，他們的這種決心，將比此次大戰的任何方面還要重要。我們美國人不能在國外作事是一個樣子，在國內作事又是一個樣子，而內外行爲不相符合。倘若我們繼續在國內虐待我們自己的少數分子——此中巨擘，要推一千三百萬黑種公民了——表露那種醜惡豺獍嫉恨異族的心理，那末，就不能夠希冀其他弱小國家和別個種族，別個膚色的人信任我們所宣揚的崇高理想，與我們密切合作，爲國際正義和平努力。

黑人所受的痛苦很多很多，可以列成一個相當長的長表，我們不僅違反憲法的規定在美國許多地方剝奪黑人的法權，而且把他的自由和機會，如受同樣教育，在經濟方面升擢的機會等，完全剝奪了，又不准他共同享用遊戲場，醫院，和其他增進公眾健康公眾福利的設備。我們准許他居住的地方，照例是大城市中最不適合居住的地段，房子很壞而租金特高。依據一般的習慣，黑人總是一「最後受雇」而一「最先解雇」的一個人。在發

生糾紛的時候，十次有九次，他是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的。最後，因為政府在號召他捨命保衛國家，於是他報名投軍，準備馳驅報國。但在軍中他又大大受我們的歧視虐待。這件事使黑人感覺痛苦和不快的程度，比較前面所說的那些，還要高出十倍。

總之，黑人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無日不受我們歧視虐待。這種歧視與我們敵人納粹的苛待非日爾曼民族所不同者，祇在我們的行為是違法的，我們很容易，倘若我們要做的話，——用法律的力量予以制裁。

黑人的真心忍耐差不多到達極度，再不能繼續忍耐了。戰爭把他們應當力爭的問題指了出來。他們覺得：他們既有權利與本國的白種公民為保護自由而一同捨命，當然亦有權利與本國的白種公民共同生活，並享受與他們保持過的自由。

我們已經把上述的第一種權利給予他們了。我們現在的責任是幫助他們亦得到這第二種權利。達到這個目標的最有效的辦法，而且亦是我們能夠作到的辦法，就是運用政治力量。我說政治力量是最有效的，因為（一）現在兩黨均在爭取黑人的投票，黑人可以就利用投票這個武器和他們講價還價。（二）美國全國人民均把美國虐待黑人這件事認為一種恥辱，應當迅予糾正。這些有心人，每一個人都有投票選舉權的。

我們必須承認：共和黨的一九四四年度政綱和民主黨的一九四四年度政綱，所給予黑

人的諾言，所舉出解決黑人問題的計畫，均嫌過於膚淺薄弱。我們亦必須指出：比較起來，關於黑人的問題，共和黨的政綱比民主黨的政綱好得多。民主黨政綱對於我們已有的法律，和我們許多當選的代表故意不予注意的職責，祇用了輕輕的幾句話輕輕描淡寫，口是心非地提了一提。

民主黨政綱中的原文是：「我們以為：種族上和信仰上的少數分子，有與社會全體公民一同生活，發展，及投票選舉的權利，並有權利共同享受憲法保證給我們的各種權利。國會應作最大之努力，保障這些權利。」

民主黨大會閉幕後，有色人民改進會全國協會立刻發表下面的這一段文字：

「稱民主黨政綱中關於「黑人」的說明為政綱之一，實在是把名詞誤用了。不如稱之為「零片」(SPINNER)來得恰當些。民主黨一方面受南方的固執政客包圍，一方面承北方祇願票數而不願原則的政治機構之命令，用盡九牛二虎之力，纔玩了一個「規避責任」的小把戲，僅僅告訴我們說：憲法所保證的黑人各種權利是存在的，「國會應作最大之努力，保障黑人的這些權利。」看啊！一八六八年國會核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時，所說的還比民主黨一九四四年度這個黨綱所說的，好得多。」

民主黨處置這事如此失當，並非出於偶然，亦非由於疏忽，而是因為民主黨對其分裂

的黨員中最下流的一方面讓步了。現在他們中間的「好人」告訴我們：他們已獲得一次「勝利」，制止了黨內反動派的行動。這「勝利」，據他們自己說，是拒絕了通過黨內「壞蛋」們所提出的「白人優越」項目。實在是他們終於借「以求全黨一致」的名義，說服了這一組人數不多但勢力極大的頑固黨棍。他們並不都是從南方來的。國內其他各地的選民，人數相當多，而且思想開明，一定會贊成擬定一個較為適當的種族政綱項目。但民主黨亦未給予他們機會來領導解決這問題。原因是：政治手段操縱了一切。

共和黨政綱則「不留餘地」斥責把種族成見和信仰成見注入美國生活中的行爲。主張國會派員對「軍隊中虐待黑人，歧視黑人，與黑人分隔的行爲，影響士氣及行軍效率到甚麼程度，予以澈查，亟速通過法案，予以糾正。」他們允諾由聯邦政府頒佈法令成立一個永久性的「雇用職工公平辦法委員會」。提議用修改憲法條文的方式廢止人丁稅辦法，並「贊成」特頒法令禁用私刑打人。

當前的最大禍害，共有四種。我們若能對這四個禍害有具體的認識，就算是已有相當進步了。要對付這四種禍害，惟有直截允諾成立一個永久性的「雇用職工公平辦法委員會」是針對現實需要的良策。

共和黨政綱所以主張用修改憲法方式來取締各州在參加以人丁稅爲全國大選的條件這

種舉動，大概是因為那些反對聯邦政府頒布「廢止人丁稅」法令的人們說這麼一條法律是違反憲法精神的；而起草政綱的那些共和黨領袖亦承認他們的這個理由為充足的理由。當然，他們一定不會把修改憲法認為達到這目標的一種理想辦法，因為每次修改憲法必須徵得參議院三分之二人數同意，和衆議院三分之二人數同意，然後又經各州四分之三之同意，纔算通過。並沒有甚麼理由令他們相信，那些死不完的南方參議員們對於這個修改案不會像對於前此各種提案的那樣故意延宕。克服延宕的唯一有效辦法是「停止辯論」法。這個「停止辯論」辦法，用之於一個修改憲法案裏，大概亦會遭遇反對的理由而不能收效，和今年春天「廢止人丁稅」案始終無法付諸表決的情形一樣。

但為甚麼政綱起草人臆斷一個聯邦政府頒布的廢止人丁稅法令，會是違反憲法精神的呢？有很多理由令我們相信最高法院必定批准這法令，說它並不違憲。爲了要糾正一個重大錯誤，並用最快捷，最實用的方法去糾正它起見，似乎很值得先通過一條法律，然後依照我們向來的習慣，讓各方面去試驗並判定其「合法」與否。倘若最高法院拒絕批准其合法，然後纔值得採用那個最難的途徑——嘗試修改憲法條文的辦法。

反對國會制定法令廢止人丁稅的人們最重要的理由，是說繳納人丁稅是投票的一種資格。依據憲法第一章第二節，各州本是有權決定各投票者的資格的。

但各州的議會，在論及人丁稅法時，明明把它看作一種納稅法而不把它看作選舉法。最高法院亦曾說過：人丁稅是一種普通的稅；而並非選舉的資格。外國籍人民須納人丁稅，但無資格參加選舉。又在某幾個州裏，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公民，雖然照常有選舉權，可免付人丁稅。

在大選中的選舉權既是憲法給予人民的一種權利，國會便有權在各州政府從這種聯邦政府的權利及職責上收稅餉錢。給與各州決定選舉人資格之權。憲法第一章第二節，不應與憲法的其餘章節，分開別論。

憲法第一章第十八款所授給國會的一般權力，「制定施行上述各項職權所需要之法令」，第十四條修改條文中的特權及免稅免役規定，關於各州政府僭越聯邦政府權限國會所保留的各種權力——這一切，合在一起，總比各州政府決定選舉人資格之權，大得多吧。第四章第四節：「美國向聯邦各州保證，美國政府永遠實行一個共和式的政黨」；這對於一般深恐發生待遇不公情形的人們，本是一個極大的安慰泉源，但現在的人丁稅剝奪成千萬公民的選舉權，因此，全美國合格人口中祇有一小部分在選舉他們的代表，這等於是把政府的共和制度推翻了。

最後，第一章第四節：「各州的議會有權決定選舉參議員和衆議員的時日，地點，及

方式。但任何時間，國會均可用法令來制定辦法，或更改這種規定的辦法——這一段再加上「必要及適當」的附帶條件，給予了國會充分的力量，去禁止一切危害民主基礎的選舉資格規定，或足以使聯邦大選發生作偽舞弊的選舉資格規定（自然人丁稅曾屢次造成這種惡果。政客們代付人丁稅收取票數，使自己的人當選：這種風氣以前是很盛行的）。

上面這一番話告訴我們，一個由聯邦政府頒行的禁止人丁稅法令，可以是多麼合法。守憲法的人們太畏懼怕事了。我們的政客先生們亦過分小心翼翼了。

整個美國全反對人丁稅，這是毫無疑義的。一九四二年，下議院通過了一個「廢止人丁稅」案。一九四三年再度以二六五票對一一〇票通過同一議案。祇因少數參議員以延宕相要脅，一九四二年未送交參議院；一九四三年則雖送交討論，終未得付表決。很明顯地，這是由少數人作怪，阻礙多數人照自己的意向行事。

共和黨政綱並未提到：在提出「修改憲法」案時，是否作參議員的共和黨員們，比在討論「廢止人丁稅」案時更願意投票贊同「停止辯論」案，以利通過。那些持「白人優越」論的南方參議員們，自然還是同樣頑固，準備延宕此案的表決，和延宕廢止人丁稅案時的態度一樣。

有許多共和黨參議員和少數民主黨參議員對我們說，若不是因為反對停止辯論法，他們早就讓這提案通過了。參議員這樣不願意引用停止辯論法，打開天窗說亮話；實在是爲了保持參議院的特權，而並不是爲了「無限制的辯論之權利是民主政治的靈魂」這類可擁護的理由。

在一七八九年，參議院的議事規則規定：若要限制辯論的時間，祇要把原來的問題再提出一次，一切辯論便須終止。到了一八〇六年，這條規定旋被廢止，於是延宕成爲美國參議院的一個特有現象。第一次採用停止辯論法的實際情形，是很足令人深思的。一九一七年，參議員老傑里特與參議員諾里斯，硬是用辯論把「武裝中立」案延宕下來，不使通過。威爾遜總統當時感慨地說：「美國的參議院是世界上最唯一在多數準備有所舉動時，仍不能有所舉動的立法團體。極少數任性執拗的人，除了他們自己的意思之外，再不代表甚麼意思，累得美國的龐大政府完全不能自助，而被人看輕，」一次一屆參議院開幕，繞以七六票對三票通過採用停止辯論法，依據這個辦法的規定，每一個參議員對任何一個議案，得辯論一小時之久——這樣，整個參議院對於每一個提案共可辯論九十六個小時；可見得亦並不是一個真可以塞住他們尊口的辦法。至於在下議院，每一個參議員對任何一個提案，亦可發言一小時。

何以人丁稅的關係是這麼重大呢？

在南方，人丁稅是許多種使黑人不能參加選舉的方法之一種，但實際上被入丁稅剝奪選舉的人們，則不僅僅是黑人。成千萬貧苦的白人，亦因為沒有錢交納人丁稅而喪失了選舉權。雖然一兩元錢，或三元錢，不能算是重稅，但我們必須記住，在這區域的某幾個地段裏，在戰前，一個與合股的農夫或佃戶的平均收入，每年不過二百元至三百元。而且，人丁稅是累積的。倘若某人一年未付人丁稅，而翌年他想參加選舉，則除了照付本年應繳稅額外，並須補納上年未繳之稅。若是他有好幾年未交的話，則累積起來，數額亦相當可觀，在一個很貧苦家庭無論是白人黑人的全年收入中，成爲一個很大的擔負。

那些反對聯邦政府頒布法令廢止入丁稅的人們最常用的一個理由，就是說這事情完全是州政府的事情，僅關涉各州的人民，與其餘的人們不發生關係。此話的荒謬，真是無以復加。丹佛爾大學附設民衆輿論研究所於一九四〇年作了一次調查，查出在八個徵收人丁稅的州裏，合格選民中百分之廿二人數所選舉的國會議員，與另八個不徵收人丁稅的州裏，合格選民中百分之七十八人數所選舉的國會議員人數相等。而且，南方祇有一個真正政黨，這個事實，與上述的事實——祇有一小部分人民參加投票——併在一

起，就造成一種特殊環境，給喜歡從事政治的人們一個機會，毫不費力地繼續盤踞在國會裏，國會中各種比較重要的委員會的主席，既例由年資最高者擔任，於是這般被合格選民中極小部分人選出的幾個人，反而有機會操縱本不應該落在他們手中的政權，管理國家大事了。所以，人丁稅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公平，不完全是各州的事情，而亦影響美國的聯邦政府，亦影響我們全體——無論在那一州居住的——人民。

我以為，關於人丁稅問題的評論，再沒有比去年國會開幕重新提起這事時所聽見的幾句話更為貼切而合時了。當時蘭慶，柯克斯，和別的與他們具有同樣頭腦的人，相繼演說，充分表露出他們醜惡的憎恨異族心理。忽然，旁聽席上有一位青年船員站了起來大聲說：「主席先生，我是一個在海軍服務的人，我有權利說幾句話麼？我今天說話，是代表幾萬個今天不能到此旁聽的人說的。為甚麼一個人要為選舉的權利納稅呢？一個既然不必付稅而可以替國家打仗，為甚麼一定要付了稅纔可以選舉呢？」

民主黨對於人丁稅的苛政，完全緘默，不提出任何補救辦法，連像修改憲法那種難行的辦法亦不提出。它虔誠地信任國會應保障少數人的「與全體公民一同選舉」的權利。它深知最近幾十年來，美國政黨對付這種問題的紀錄很壞；但並未說出甚麼可以使這些空泛籠統的信念實現之辦法。

從民主黨的政綱看來，民主黨亦並未承認有保護黑人不受暴勳及私刑危害的必要。

共和黨，最低限度在政綱裏，是注意到這種需要了，但它贊成制定「禁止私自毆人」的法律一節，未曾提出詳細辦法；甚至沒有說明這種法律是應由州政府或是由聯邦政府制定。但這一點正是決定整個問題的要點。在這裏，「合法」的問題又是一再被提出來。自從一九二二年起，下議院前後共通過了三個禁止私自毆人的提案；祇因某方面故意延宕，或以延宕相要脅，三個提案沒有一個得成爲法律。最近通過的加法干提案 (Cavalry Bill) 是一九四〇年正月間，以二五一票對一三二票經下議院通過的。一九三七年，蕭洛普博士舉辦了一次調查：查出全美國人民的百分之七十二，南方人民則有百分之五十七，贊成把私自毆人定爲一種「由聯邦政府科罰的犯罪行爲。」

加法干提案規定：凡地方官吏或州政府官吏，因疏忽失察，致所管轄地方發生私自毆人案者，有重罪；聯邦政府的法庭得予以科罰。很多人引用憲法第十四條修改條文中「依法手續」及「同等保護」等字句，指摘這法案的違反憲法。倘若私自毆人不是略去了「依法訴訟的手續」奪去一個公民的生命，不是不給他法律上的「同等保護」，那末，私自毆人究竟是什麼，就很難說了。

許多南方的團人和南方的團體，均全力贊助這一九四〇年的提案。如路易士維爾雜誌

的艾士芮紀和李將軍傳的撰述人兼昆海孟海報主編的福里門，他們兩位亦均贊助此案不遺餘力。

艾士芮紀提議我們說：「美國或者把自己看作是許多個州，但別國的人民總把我們當作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必須以一個國家的資格，對我們國界以內所發生的一切野蠻行為負完全責任。」

末了，還有軍隊中虧待黑人這個問題。又是一次，共和黨覺察我們的民主機構出了一點差錯，而民主黨則毫不注意，對之並無些微焦慮。但是共和黨所提出的補救方案又是癩了一次淺薄不完備，不夠用的毛病。共和黨的政綱既註明要國會派員調查軍隊中虧待黑人的真相，那是起草這政綱的人並不否認確有待遇不公的情形了，據他們說：這個調查的目標是要「確知這種虧待黑人，歧視黑人，與黑人分隔的行為，影響士氣到甚麼程度。」有智識的人們，沒有一個懷疑這種行為是影響士氣的，不僅影響黑人軍士及其家庭，而且亦影響那些有思想的，真有民主精神的白人士兵。許多士兵的書信，黑人所辦的報紙，及開明的白人所辦的報紙社評中，均把這種行為影響士氣的真相傳了出來。連「步兵雜誌」這種有地位的刊物，亦曾為文詳論此事。

由國會調查，在許多方面，固然是民主政體中極有價值的一種辦法；但亦很費時間。

必須等候好幾個月，或很多個月，方能有甚麼結果；到那時候，說不定戰爭已告結束。在這種情形下，政綱中的這一條將不免被黑人們看作延宕的方法，並無意思真為黑人解除痛苦。

這裏是沒有法律困難的。「士兵徵選法」第四節說：「選擇及訓練士兵時，不得以種族不同及膚色有別，而歧視任何人。」共和黨所需要作的，是在政綱中呼銜大元帥執行他曾立誓擁護的法律，並允諾，若是現在的大元帥沒有這樣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之後，一定作到。

共和黨政綱和民主黨政綱的起草人，均設法替他們的黨規避它對美國黑人應負的責任，程度雖有不同，而規避責任則一；所以他們均失去了一個良好機會。雖然如此，仍好像是黑人生活在一個共和黨的領導的政府下，前途要比生活在民主黨的領導下光明得多。因為南方的一般領袖，雖日漸開明，持「白人優越」論的南方政客則仍握有大權。能左右一切民主黨的政策和立法。尤其是在黑人問題上，仍大施其操縱手腕，因為他們一向把黑人問題看作南方自己的問題。

但勝利的左券，亦曾一定穩操在共和黨手中。它本有過一個大好機會，用現代的措詞說明一個辦法，幫助自由的原則得以實現。可是他們顯然太急於爭取南方代表請他們贊

助本黨所提出的候選人，以致未能善用這個時機——於是未能獲得成千萬美國黑人的信任。

此外，民主黨的政策和辦事習慣上，有一件事令黑人的領袖們對民主黨特別發生好感。黑人曾從聯邦政府的農業安全管理法上，從社會安全法案和勞工法案上，得了許多利益。共和黨則提議儘量把制定這種法律的職權交還給各州議會，黑人們很知道在州政府開始制定法律之後，甚至州政府祇替聯邦政府保管各種款項之後，在某一些地段裏，黑人就必再受歧視虐待。他們居住在這些地段內，無論是由共和黨或民主黨管理，都必須靠着聯邦政府的照顧，任何能與白人同享社會安全的利益，及用公家款項建立的住屋，健康設備的利益，並共同享受教育的利益，及其他無數利益。他們亦知道在各州法律的保護下，他們所能獲得的公道是不夠的，平均的，而且是把握不定的，不平均的，有時侯還會等於完全沒有。

一九四四年度的競選，現正忙碌進行。我們不能把歷史抹去，政黨的政綱亦來不及重寫了。但還有一個解釋這政綱的機會，和解釋這政綱的義務，留在我們面前。無疑地，對於黑種公民的地位問題，我們的各候選人——總統候選人，州長候選人，議員候選人和一切組成本黨輿論集團的人們，全有發言的責任的。

我寫這篇短文，專爲幫助造成了一種輿論，迫令這些候選人放棄空泛議論，推避責任和老生常談的惡習，而用準確，具體的話，來闡明這一個個人的問題，國家問題，世界問題。

下面的註解是編譯者恐怕中國讀者閱讀本書時有不十分易於明瞭之處，就手頭現有參考資料寫成的。不妥之處，尙祈讀者指正。

(註一)共和黨是在一八五四年美國南北戰爭前夕成立的(參看註二)

(註二)共和黨是由於反對黑奴制度而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立的，而在現在美國社會中黑人的社會地位又引起了國內不少的爭論。在美國北部黑人，數較少，故雖受歧視當不致發生多大問題。在南方黑人數衆多且爲黑奴制度產生之地，種種歧視不勝數舉。其中與選舉關係最大者厥爲人丁稅問題。就表面看來，此稅並非專爲黑人而設，但黑人最易忘却繳納，或繳納後遺失收條。此稅在南北戰爭後本已普遍廢止，但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南方各州又先後重抽新稅。其後雖曾有三州先後廢除此稅，然截至今日尚有八州——喬治亞、阿拉巴馬，南加羅拿他，弗吉尼亞，台克薩斯，阿爾堪薩斯，密西失必及田納西，仍抽此稅。雖每年每人所出不過一二元，然凡未納此稅者即不得投票，以致

一九四二年統計在此數州內僅百分之三的人民投票。即在一九四〇年，投票者亦不過百分之七·三，而其他不抽此稅的州都有百分之四一·七。照此百分比估計，約有一千萬人被剝奪選舉權，其中雖有六百萬是白人，却有四百萬是黑人。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投票人數少易於為人操縱，甚且臨時收買不少人丁稅收據，分配於投票者，令其照指定候補人投票。結果南方各州之議員一經當選，連任機會極大，據查連任二十年以上之下議員有十八位，其中十七位因年資關係在四十七個下議院委員會中任主席。同樣的上議院三十三個委員會中有十個是南方的「老」議員任主席。他們在兩院中資格既老門檻又精，便可操縱國會。國內輿論，即在南方，對此稅之收取屢表不滿，但為舊勢力所壓迫，久無效果。例如田納西州在一九四三年已由州議會取消此稅，但州最高法院認為與憲法抵觸，不予承認。美國參加第二次大戰後，發生海外兵士投票問題，曾有議員提議一概給予，並有人附議不受人丁稅限制，引起極大爭論。然下議院竟以二五二對八四票通過，可是到了上議院南方各議員居然用種種方法把它擱置！

（註三）毆打黑人是南方有黑奴時代遺留下來的惡習。在新共和週報去年五月六號一期內曾載有黑人作者的一文，認為：「今日毆打黑人的方法變本加厲，大有德軍閃電戰略的模樣。」他感到這件事要南方各邦各自解決是不會有希望的，他與許多人都主張

由聯邦制定法案禁止毆打黑人，可是始終通不過。

(註四) Atlanta 是南方一大城，Detroit 是紐約的黑人區。

(註五) 美國政府對於社會福利事業的具體之歐洲數先進國爲後。一九三五年八月國會曾通過一社會福利案，並爲施行此案起見，在聯邦政府中設立社會福利署，用補助方法以鼓勵各州對於老年人之撫恤，無依無告兒童之教養，及盲人之協助等工作；聯邦與州政府協力解決失業保險；請各州機關利用聯邦政府經費使受傷者改習他業，教養孺及促進公共衛生；由聯邦政府籌力舉行老年保險制度等。但一般輿論認爲尙嫌不足，因由三位議員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再提一案，其要點爲：(一) 擴大受福利者，使農夫，僕役，自由職業者，小商人均可得益。(二) 擴大福利範圍，使失業，病痛，受傷，老年等均得保障。(三) 增加津貼，如失業或受傷病暫不能工作者每週可得三十元爲半年或一載，因年老或重傷病者終身每月可得一百二十元。(四) 所有退伍兵士概受福利保障。(五) 所有工人及其家屬醫治免費並有每年免費住院一月之權利。(六) 全國普遍設立職業介紹所。(七) 經費自給，雇主捐助由所支薪資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六，被雇者由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六。(八) 這樣可以強迫戰時儲蓄以免通貨膨漲而使戰後不致經濟恐慌。惜此案未被通過。

(註六)現行失業保險辦法各州不同，連首都區夏威夷阿拉斯加共有五十一種辦法。這不但不公允，而且由甲州移居至乙州者尤爲吃虧。

(註七)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地廣人稀，因此林肯當選爲總統後提議開闢荒地。此案於一八六二年在國會中通過。其要點爲凡家長或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不論爲美國公民或外來移民，決心入美籍者，均可領墾荒地，如耕種成熟，可以極低代價變爲地主。南北戰爭結束後，中部各州許多荒地均因此律而成爲熟地，使美國農產物大增。

(註八)Smith與Connally兩議員於一九四三年提出一案，其內容在表面上係防止罷工，事實上在禁止工人援助政黨競選，以取消工界在政治上活動能力。此案通過後，羅斯福總統予以否決，但仍爲兩院重行通過，輿論譁然。

(註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工業大興，工資大大增加，入工會的人數也多了許多，其中分子不免複雜，在戰事進行中，大家均以愛國爲前提，尙無甚舉動。戰事結束後，恢復戰前的自由，再加生活程度的提高，工資雖加，仍趕不上生活程度的上漲，因此在一九一九年罷工之事層出不窮。罷工領袖中不免有過激分子，而當政者又屬於保守派，以致發生衝突。哈定總統在位時，改選最高法院四推事均係守舊者，司法部部长復利用其權力，選任各下級法院之法官，均對勞動界不利，許多領袖被捕。此種壓迫工界

應最高潮時，曾由聯邦法庭某法官宣布：「不獨暴動，即屬各種煽動，如罷工開會，向外宣言，利用工會經費津貼罷工，領袖利用通訊方法，等等皆在被禁之列。」此種辦法雖不久被取消，然對於勞動界打擊已甚大。此外各大企業家亦聯合組織起來與勞工對抗。

(註十)前者係美國汽車工會主席，後者係女子服裝工會主席，二人均係美國工界著名領袖。

(註十一)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趨向保守。一九二二年由 Fordney 與 Mccumb 二議員提議加高關稅以保護本國工業使國外輸入品不能競爭，由哈定總統簽字，成為法律。一九二九年胡佛總統在位時擬將關稅稅率略加修正，不料 Haneale 與 Moot 所提竟將稅率大大提高，計原料稅率增達百分之三八·一至四八·九，製造品增至百分之三一至三四，三。

(註十二)指德國納粹或類似的主義。

(註十三)林肯總統的名言。

(註十四)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二日羅斯福總統簽署美國工會所通過關於退伍軍人(包含榮譽軍人)的優待法案 Service mens Readjustment Act 俗稱 GI Bill of Rights。

對於他們退伍後的一切處置有詳細的規定，茲摘要於左。

凡軍人非因過失退伍的，如入伍不及六十日，在退伍時立即領受一百元，六十日以上未出國服役的領二百元，六十日以上曾在國外服役的領三百元。

軍人入伍時均已依抵率向政府保壽險（參看第五章）。此項壽險有效期為五年，在五年之內退伍時得將保單換為普通保單，如依期付費繼續有效。如在入伍時另保有普通壽險者，申明後由政府擔保暫不付保費，但退伍後二年內須清償之，以便繼續有效。

凡軍人入伍時有非暫時性職業，退伍後願操舊業者，可於四十日內親自或函告原雇主或政府機關（如係公務員）即可復業，如有困難可向原選役局申訴由政府免費代提訴訟。在全國各地政府職業介紹所由特設退伍軍人職業介紹專員協助退伍軍人，及其眷屬找新職業，以減除一切困難。如退伍軍人願入政府機關服務，對於某種適合職務，有優先被任用權利，如不合條件規定，亦可酌量通融，如須經文官考試，其成績可酌加五至十分。各機關任用人員時，如同時有退伍軍人及他人請求，主管人非有特殊理由不得任用他人。

全國所設之三萬餘處從班均歡迎退伍軍人入學，並不受年齡限制，一面習專門技能一面可得津貼。

如係榮譽軍人，所受之損傷使其必須另習職業者可入大學，職業學校或職業界附設訓練班，一切學習費用均由政府照支。如因受傷而所得恤金不及八十元一月者，此項恤金即增至八十元一月。如已婚，則增至九十元，如有兒女，每人另加五元，如有須贍養之父母，每人另加十元。

如所受之損傷非由於戰爭或在退伍後得來，亦可受職業再造訓練。如經濟困難，關於醫藥，住院，受訓等費用亦可由政府津貼。

如退伍後無法找到適當職業，政府津貼計有兩種：（甲）各州大都有失業保險對於工商各界失業者予以津貼，（乙）聯邦政府規定凡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後入伍，服役在九十日以上非因過失退伍者，凡在役一月可得津貼四週計每週二十元，至多以五十二週為限。如有非全時性之職業每週所得在二十三元以內，政府津貼數與工資所得補足至每週二十三元為止。但凡已領州津貼者須將所得之數在上列二項減去，以資公允。

凡入伍時正在學校肄業或年在二十五歲以下，入伍後服役在九十日以上（受訓期間不在內），或因受傷，退伍者，如在退伍後兩年內願受教育（不論入高中初等學校或成人教育機關）者，得請求入學，修業期限最多四年。其他退伍軍人（即入伍時並不在學而年在二十五歲以下）亦得請求入學一年。在學費用每年可得五百元。另有生活津貼每月

五十元，如有家屬則爲七十五元。（註）

（註）有人計算，如夫婦均係退伍軍人，男子可得七十五元，其妻另得五十元，共計一百二十五元，在小城市可享受優裕生活。

凡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後入伍，服役九十日以上非因過失退伍者，在戰事告終後五年內如願買屋或地以作住家或耕種之用，得向政府或銀行借款，其中百分之五十由退伍軍人管理局擔保，但總額以兩千元爲限。借款利息不得超過四厘，償還期限二十年。如在入伍前曾有商業經驗願操舊業確須借款者，亦可作同樣請求。

國會先撥五十萬萬元作爲前期建築及設備榮譽軍人醫院經費。此項醫院分佈於全國各地，使榮譽軍人就醫住院不致離家太遠。對於榮譽軍人之治療及食宿一概免費。退伍軍人非因服役受傷者，如經濟困難而院中有空床位亦可入院醫治。

榮譽軍人視所受損傷之程度由政府予以恤金，全部受傷者每月一百十五元，依次遞減至十分之一受傷者爲十一元五角。榮譽軍人受伤至無法改習他業以維生計者，可入國庫榮譽軍院享受終身免費食宿及其他設備。

退伍軍人死亡時，由政府津貼喪葬費一百元，其家屬得領恤金。如係陣亡得葬入國庫墳場。其妻及未婚子女死亡時並得附葬。凡在服役時死亡者，其家屬另得六個月薪金。

(註十五) McCormick 是芝加哥論壇報，Patterson 夫人是華盛頓某報的報主；兩人均係反對新政，主張美國守孤立政策的健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美國的途徑全一冊

原 著 者 威 爾 基

翻 譯 者 閻 人 俊

版 者 中 外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孫 伏 園

印 刷 者 潤 華 印 書 館

代 售 處 慶 聯 營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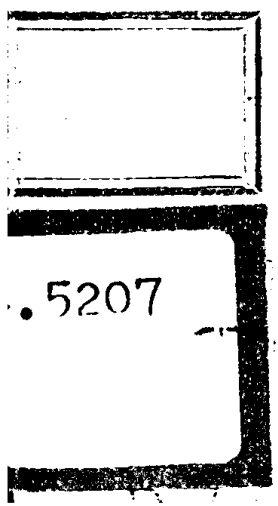
成都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10-5



.5207